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三卷 第八號

瞿兌之潤例

癸未秋重訂

花卉

條幅 二尺四百元 每加一尺加一百元

冊葉手卷扇面每開每尺每葉均二百元

書例

照花卉例減三成

文例

小品 四百元

碑傳之屬 二千元

潤資先惠 墨費加二

上海收件處 河南路榮寶齋及各箋扇店

同聲月刊第三卷第八號目錄

專著

宋詞選釋 葉夢得 范成大 高觀國
黃昇 秦觀 李演

俞陸笑

日本填詞史話

神田喜一郎著
李圭海譯

窈窕釋迦室隨筆續

映庵

韻文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精衛二首 稚辛四首 孟飭一首 疾齋一首 拔可四首 梅泉一首 固叟一首 釋戡六首

劍知一首 佩秋二首 柱尊八首 伯治四首 仲聯二首 孝魯二首 榆生六首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鐵盃一首 映庵一首 平伯一首 榆生一首 仲聯二首 夢雨一首

散文

書戰國策

夏敬觀

送東筦張次溪先生觀察淮徐序

吳廷燮

德化呂君墓誌銘

夏敬觀

遺著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二續

丁日昌

芸閣先生書牘下

文廷式

新序校釋卷一

石光瑛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陛雲

葉夢得

賀新郎

睡起流鶯語。掩蒼苔、房櫳向曉。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問。惟有垂楊自舞。漸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上有乘鸞女。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蘅皋路。浪粘天、蒲萄漲綠。半空烟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誰爲我。唱金縷。

殘花二句。喻無限離懷。只堪獨喻。下闕樓前五句。寫臨江望遠之神。寄情懸遠。筆復空靈。詞有以真氣爲尙者。如明鏡中不著塵沙一點也。

念奴嬌

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蒼海沈沈。萬頃孤光雲陣捲。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龍怒龍吟。回首江海平生。飄零容易散。佳會難尋。縹渺孤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尊。嫦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

勝遊佳伴。人生能有幾回。明知佳會難尋。而事後追思。尙有餘戀。此詞能曲曲道出。尙有向來心。宜爲嫦娥所笑也。結句。更託想在瓊樓玉宇。心爲形役。但有神遊。如莊子之以神爲馬。則天空海闊。任我翱翔耳。此調在宋人詞中。多用仄韻。石林詞一卷中。念奴嬌凡三調。用平韻者二調。

水調歌頭 九月望日。與客習射西園。余病不能射。

霜降碧天靜。秋事促西風。寒聲隱隱初聽。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四望。寥落關河千里。一醉與君同。鼙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歲將晚。客爭笑。問衰翁。平生豪氣安在。走馬爲誰雄。何似當年虎士。揮手絃聲響處。雙鴈落遙空。老夫真堪愧。回首望雲中。

石林居士。著書百卷。藏書萬卷。其詞與蘇柳並傳。不作柔媚婦人語。此詞上闕起結句。咸有峭勁之致。下闕清氣往來。十句如一句寫出。自謂豪氣安在。其實字裏行間。仍是百尺樓頭氣概也。

念奴嬌 南歸渡江

雲峯橫起。障吳關三面。眞成尤物。倒捲回潮。日盡處、秋水黏天無壁。綠鬢人歸。如今雖在。空有千莖雪。追尋如夢。漫餘詩句猶傑。聞道尊酒登臨。孫郎終古恨。長歌時發。萬里雲屯瓜步晚。落日旌旂明滅。鼓吹風高。畫船遙想。一笑吞窮髮。當時曾照。更誰重問山月。

起句寫江上所見。從雲峯著想。筆勢亦如雲峯突兀。迴潮二句。波長天闊。思接渾茫。綠鬢數句。觀

河面皺。雖屬恆情。而筆殊俊爽。下闕追慨孫郎。落日雲屯句。英詞壯采。頗似東坡。此詞本和東坡韻也。

范成大

醉落魄

栖鳥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簾眠清越。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綸巾折。涼滿北窗。休共軟紅說。

淡黃月句。已頗清新。更有吹笙人在花影中。風情絕妙。近人鷓鴣堂詞云。月要被愁作酒般黃。著意描寫。不若滿地淡黃月五字之融渾。

朝中措

長年心事寄林扃。塵鬢已星星。芳意不如水遠。歸心欲與雲平。留連一醉。花殘日永。雨後山明。從此量船載酒。莫教閑卻春情。

芳意二句。較唐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句。同就雲水寫懷。而別有意味。

眼兒嬌

醺醺日脚紫烟浮。妍媛試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底。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穀紋愁。溶

溶洩洩。東風無力。欲斂還休。

上闕午夢扶頭句。領起下文。以下五句。借東風斂水。極力寫出春慵。筆意深透。可謂入木三分。

憶秦娥

樓陰缺。闌干影臥東廂月。東廂月。一天風露。杏花如雪。隔烟催漏金虬咽。羅幃暗淡燈花結。燈花結。片時春夢。江南天闊。

上闕言室外之景。月斜花影。境極幽悄。下闕言室內之人。燈昏欹枕。夢更迷茫。善用空靈之筆。不言愁而愁隨夢遠矣。

霜天曉角

晚晴風歇。一夜春威折。脈脈花疏天淡。雲來去。數枝雪。勝絕。愁亦絕。此情誰共說。惟有兩行低雁。知人倚。畫樓月。

此調末二句。最爲擅勝。若言倚樓人。託孤愁於征雁。便落恆蹊。此從飛雁所見。寫倚樓之人。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詞家之妙境。所謂如絮浮水。似沾非著也。

南柯子

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

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更向西流。

上下闕之後二句。高樓而移傍蘭舟。東流而挽使西注。皆事理所必無者。借以爲喻。見虛願之難償。此與前首之兩行低雁二句。雖設想不同。而皆從側面。極力潛發。本意遂顯呈於言外矣。此詞載劉克莊後村詩話。

高觀國

臨江仙

風月生來人世。夢魂飛墮仙津。青春日日醉芳塵。歌隨流水漾。眉學遠山顰。前度詩留醉袖。昨宵香濕羅巾。小姬飛燕是前身。一鞭花陌曉。雙槩柳橋春。

作綺豔語。須含雅度。此作後二句。情景交融。不加雕績。尤有餘味。

齊天樂

碧雲缺處無多雨。愁與去帆俱遠。倒葦沙闌。枯蘭砌冷。寥落寒江秋晚。樓陰縱覽。正魂怯清吟。病多依黯。怕揖西風。袖羅香自去年減。風流江左久客。舊遊得意處。珠簾曾捲。載酒春情。吹簫夜約。猶憶玉嬌香臉。塵棲故苑。歎璧月空檐。夢雲飛觀。送絕征鴻。楚峯烟數點。

竹屋詞無一平筆。躍冶精金。字字皆錘鍊而出。此調起筆便迥絕恆蹊。以下語皆秀峻。羅袖西風句。

新思密意。尤爲擅場。下闕追憶舊遊。有小杜揚州之感。結句。廢苑塵凝。楚峯烟淡。望彼美於遙天。對蒼茫而獨立。宜其魂怯清吟也。

賀新郎 賦梅

月冷霜袍擁。見一枝年華又晚。粉愁香凍。雲隔溪橋人不度。的皜春心未縱。清影怕寒波搖動。更沒纖毫塵俗態。倚高情預得春風寵。沈凍蝶。挂么鳳。一杯正要吳姬捧。想見那柔酥弄白。暗香偷送。回首羅浮今在否。寂寞烟迷翠隴。人爭奈桓伊三弄。開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暮雲重。

賦梅花者。白石之暗香疏影。羣推絕調。宋人詠梅詞夥矣。各有侔色揣稱之工。此詞如太華霜鐘。發塵外清響。上闕寫梅之將開。抑擁縱寵三韻。獨標新警。下闕詠梅開。而羅浮驚翠羽之啼。江上感桓伊之弄。若卽若離。寄情縣遠。羣花句致慨尤深。當嚴風盛雪。玉骨孤撐。俯視春山萬卉。皆在酣夢之中。作者其借梅自喻耶。

玉胡蝶 秋思

喚起一襟涼思。未成晚雨。先做秋陰。楚客悲殘。誰解此意登臨。古臺荒斷霞斜照。新夢踏微月疏砧。總難禁。盡將幽恨。分付孤斟。從今。倦看青鏡。既遲勛業。可負烟林。斷梗無憑。歲華搖落又驚心。

想蕤汀水雲愁滿。閑薰帳猿鶴悲吟。信沈沈。故園歸計。休更侵尋。

因秋至而感懷。不作怨尤語。亦不作出世想。歸志浩然。句工而音雅。宜草堂集選此一調。人謂竹屋與邦卿相伯仲。陳造序其詞。謂妙處卽少遊美成亦未及。余謂可擬翡翠蘭苕。未可掣鯨魚於碧海也。

齊天樂 中秋夜懷史梅溪

晚雲知有關山念。澄清捲開清霽。素影中分。冰盤正溢。何啻嬋娟千里。危闌靜倚。正玉管吹涼。翠觴留醉。記約清吟。錦袍初喚醉魂起。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誰與舞。淒涼風味。古驛烟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歸心對此。想斗插天南。雁橫遼水。試問姮娥。有愁能爲寄。

竹屋詞。非特措語精粹。誦此調令人增友誼之重。張叔夏極稱其詞。可與白石夢窗梅溪並駕。其金人捧露盤詞。愁萬解。爲春瘦。卻怕春知。祝英臺近詞。驚愁攪夢。更不管庾郎心碎。皆稱警句。

蘭陵王 春雨

酒塵闌。漠漠天垂似幕。春寒峭。吹斷萬絲。溼影和烟暗簾箔。清愁曉來覺。佳景惜情過卻。芳郊外。鶯恨燕愁。不管秋千冷紅索。行雲楚臺約。念今古凝情。朝暮如昨。啼紅溼翠春情薄。漫一犁江上。半篙堤外。勾引輕陰趁畫角。孤緒寂寞。斑駁。止還作。聽點點檐聲。沈沈春酌。只愁入夜東風惡。怕催教花放。還將花落。溟濛烟草。夢正遠。恨怎託。

賦春雨。而景與人合詠。前段曉來句。惜春色之蹉跎。尙是虛寫。中段起句。已轉入懷人。啼紅句。更進一層。江上堤外二句。寫離思兼帶雨意。情景並到。三段入夜東風句。筆意開拓。清真蘭陵王詞。中段之梨花榆火催寒食。三段之斜陽冉冉春無極。皆用頓挫之筆。其下自迎刃而解。此調啼紅及東風二句。皆在中權著力。與清真相似。且楚臺句用襄王事。春酌句用杜陵詩。以暮字檐字點明之。關合雨字。可見詞心之細。

御街行 詠轎

藤筠巧織花紋細。稱穩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卻怕溼文鴛雙履。要人送上。逢花須住。纔過處。香風起。裙兒挂在簾兒裏。更不把。窗兒閉。紅紅白白簇花枝。恰稱得尋春芳意。歸來時晚。紗籠引道。扶下人微醉。

此題詠之者絕少。穩步流水句。狀昇夫之技能。逢花須住開窗四盼等句。狀乘轎者之閨情。且陌上遇雨。及歸途扶醉。皆需轎之由也。

前調 詠簾

香波半窄深深院。正日上。花陰淺。青絲不動玉鈎閑。看翠額輕籠蔥蒨。鶯聲似隔。篆烟微度。愛橫影。參差滿。那回低挂朱闌畔。念悶損。無人捲。窺春偷倚不勝情。彷彿見如花嬌面。纖柔緩揭。瞥然

飛去。不似春風燕。

賦本題。僅玉鈎翠額及橫影三句。餘皆從旁面著想。鶯聲二句。在虛處詠簾入細。轉頭處。雖僅言簾垂不捲。而筆意已注簾內之人。故下云彷彿見之。神光離合。仍由簾字生情。結句餘思尤長。

玲瓏四犯

水外輕陰。做弄得飛雲。吹斷晴絮。駐馬橋西。還繫舊時芳樹。不見翠陌尋春。漫問著小桃無語。恨燕鶯不識閑情。却隔亂紅飛去。少年曾失春風意。到如今、怨恨難訴。魂驚冉冉江南遠。烟草喚愁如許。此意待寫翠牋。奈腸斷都無新句。問甚時舞鳳歌鸞。花底再看仙侶。

駐馬重遊。而言還繫芳樹。舊人不見。而言問花無語。皆見詞心婉妙。轉頭處。少年以下四句。寄懷縹渺。朱竹垞所謂空中傳恨也。翠牋斷腸二句。爲此篇擅勝處。結句。雖應有之意。稍嫌說盡。

解連環 柳

露條烟葉。惹長亭舊恨。幾番風月。愛細縷先牽輕黃。漸拂水藏鴉。翠陰相接。纖軟風流。眉黛淺、三眠初歇。奈年華又晚。綵紵遊蜂。絮飛晴雪。依依灞橋怨別。正千絲萬緒。難禁愁絕。恨歲久、應長新條。念曾繫花驄。屢停蘭楫。弄影搖晴。恨閑損春風時節。隔郵亭。故人望斷。舞腰瘦怯。

凡詠物詞。大都先賦物。後言情。此調上闕。固專詠柳。下闕。因柳感懷。而仍由柳字發揮。結句。

懷友而歸至本題。不黏不脫。詠柳題本非難。佳處在細膩熨貼。而仍縈拂有情也。

燭影搖紅

別浦潮平。遠村帆落烟江冷。征鴻相喚著行飛。不耐霜風緊。雪意垂垂未定。正慘慘雲橫疏影。酒醒情緒。日晚登臨。淒涼誰問。行樂京華。軟紅不斷香塵噴。試將心事卜歸期。終是無憑準。寥落年華將盡。誤玉人高樓凝恨。第一休負。西子湖邊。江梅春信。

前半雖僅言水程風物。而寒風緊。正客心孤迥之時。竹屋爲山陰人。故下闕之起結句。皆追憶臨安。况歸計稽遲。而伊人洄溯。宜其日晚登臨。客愁未際矣。結處江梅二句。與姜白石長亭怨慢調。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思致相似。

喜遷鶯

涼雲歸去。再約著晚來。西樓風雨。水靜簾陰。鷗閑孤影。秋到露汀烟浦。試省喚回幽恨。盡是愁邊新句。倦登眺。動悲涼。還在殘蟬吟處。淒楚。空見訴。香鎖霧扇。心似秋蓮苦。寶瑟彈冰。玉臺窺月。淺黛可憐偷聚。幾時翠溝題葉。無復繡簾吹絮。鬢華晚。念庾郎情在。風流誰與。

上闕。殘秋風雨。一片淒迷。有愁到鷗邊之感。下闕。爲伊人寫怨。已極哀豔。况繡簾人遠。應愁損庾郎矣。玉田評賓王詞云。特標清新。刪削靡曼。可自成一家也。

卜算子

屈指數春來。彈指驚春去。檐外蛛絲網落花。也要留春住。幾日喜春晴。幾夜愁春雨。十二雕闌六曲屏。題遍傷春句。

前四句。未脫送春恆徑。其著意在末句。題遍屏窗。可見亂愁無次。不僅傷春也。

少年遊 草

春風吹碧。春雲映綠。夢曉入芳茵。軟襯飛花。遠隨流水。一望隔香塵。萋萋多少。江南舊恨。翻憶翠羅裙。冷落閑門。淒迷古巷。烟雨正愁人。

飛花流水三句。詠草固工。兼寓春隨人遠之感。後幅。閑門古道。懷古傷今。百端交集。若平子之工愁矣。

祝英臺近 荷花

擁紅妝。翻翠蓋。花影暗南浦。波面澄霞。蘭艇采香去。有人水濺湘裙。相招晚醉。正月上涼生風露。兩疑佇。別後歌斷雲閑。嬌姿黯無語。魂夢西風。端的此心苦。遙想芳鬢輕鬢。淩波微步。鎮輸與沙邊鷗鷺。

此借荷花而憶賞荷之人。蘭艇句以下。纔逢旋別。去住關情。西風心苦句。仍映帶荷花。結處。微步

輕颺。能領略者。惟香邊鷓鴣。亦人與花關合。非專詠荷花也。

清平樂

春蕪雨溼。燕子低飛急。雲壓前山羣翠失。烟水滿湖輕碧。小蓮相見灣頭。清寒不到青樓。請上琵琶絃索。今朝破得春愁。

燕因避雨而急飛。押急字韻頗工。雲壓句。有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詩意。下闋。縱極清寒。而青樓人不覺。一拂冰絃。萬愁盡破。彈者可字作莫愁。聽曲者亦破顏一笑矣。

黃易

醉江月 自題玉林

玉林何有。有一灣蓮沼。數間茅宇。斷塹疏籬聊補葺。那得雕牆朱戶。禾黍秋風。雞豚曉日。活潑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多少甲第連雲。十眉環座。人醉黃金塢。回首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采。更尋岩谷深處。

叔暘所居。有水木之勝。題曰玉林。因以自號。又號花庵詞客。曾選唐宋詞十卷。爲絕妙詞選。附載已作四十調於後。遊受齋評其詞。若晴空冰柱。此詞天懷高潔。頗稱受齋評語。

前調

西風解事。爲人間洗盡。三庚煩暑。一枕新涼宜客夢。飛入藕花深處。冰雪襟懷。琉璃世界。夜景清如許。劃然長嘯。起來秋滿庭戶。應笑楚客才高。蘭成愁悴。遺恨傳千古。作賦吟詩空自好。不直一杯秋露。淡月闌干。微雲河漢。耿耿天催曙。此情誰會。梧桐葉上疏雨。

上闕夢入藕花句。有清新之思。冰雪二句。見其雅懷。長嘯句。見其逸氣。下闕言哀郢懷湘。非特遺恨難償。卽詞賦才名。亦不直一杯秋露。寄慨殊深。結句言會此微旨者。世鮮知音。知者惟梧桐疏雨。其超曠如是。宜樓秋房以泉石清士目之。

鵲橋仙 春情

青林雨歇。珠簾風細。人在綠陰庭院。夜來能有幾多寒。已瘦了梨花一半。寶釵無據。玉琴難託。合造一襟幽怨。雲窗霧閣事茫茫。試與問杏梁雙燕。

梨花句不著邊際。而自有人同花瘦之意。下闕謂據本難言。心尤難託。况借釵琴寓意。則據託彌難。故結句言。雖窗閣分明在眼。而等於雲霧茫茫。如此幽怨襟懷。雙燕梁間。或可知其彷彿。以幽渺之詞。寓纏綿之意。乃善賦閑情者。

秦觀

黃金縷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記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詞因友人司馬才仲。夢中作蘇小小詞。爲足成之。卽以句中黃金縷爲調名。上闕寫殘春風景。下闕寫涼夜情懷。皆代蘇娘著想。琢句工妍。傳情淒婉。少章爲少遊之弟。季方才調。不讓元方也。

李 演

聲聲慢

輕鞍繡谷。柔履烟隄。六年遺賞新續。小舫重來。惟有寒沙鷗熟。徘徊舊情易冷。但溶溶翠波如靄。愁望遠。甚雲消月老。暮山自綠。翠笑人生悲樂。且聽我樽前。漁歌樵曲。舊關塵封。賸得樹陰如幄。淒涼五橋歸路。載寒秀一枝疏玉。翠袖薄。晚無言、空倚修竹。

此雖紀游之作。而感舊低回。情景依黯。詞未標題。觀其五橋歸路句。當是在西湖之西畔。樊榭箋絕妙好詞。於此詞後。引遂昌雜錄。歷敘孤山西麓。宮觀亭臺之盛。卽李秋堂所游之處。宋詞中遊湖者。皆言六橋。此詞則言五橋。其盟鷗集中祝英臺近詞。又有五橋流水句。他人所未道也。

日本填詞史話（九）

神田喜一郎著
李圭海譯

槐南竹隱二家之角逐。至明治十九年新春。益入佳境。一上一下。龍驤虎鬪。甚極其妙。與之並肩雁行之鷗所。則將尋芳草一閱發於「新新文詩」第八集。（明治十九年一月發行）。自後遂退出詞壇矣。

尋芳草 暮雪

不是一天暮。却都是凍雲封住。乍飄飄謝女吟邊絮。已吹上牆東樹。且好喚丫鬟。把簾捲細尋佳句。正何來小犬階前路。排幾點梅花去。

槐南曰。稼軒原詞。排幾個人人字。翻案乃爾不費力。

渠於是年三月。飄然出游北京。尋赴上海。客中爲詩甚多。却無填詞。或以不能匹敵槐南與竹隱之故乎。當時鷗所之消息。於中日文化交流上可觀者不尠。然與填詞無涉。故不論之。

槐南是年初。已有沁園春之作。「新新文詩」第八集載之。

沁園春 上日漫填

肥馬輕裘。鬢影衣香。盡態極妍。有王公侯伯。深閨貴戚。紅塵一片。非霧非烟。紫闕朝正。朱門

投刺。幾陣春風吹醉旋。官梅笑。笑野梅花底。誰拜新年。青氈。舊物依然。更斷墨零紈殘簡編。但樂章琴趣。酒中清課。花飛釧動。夢裏初禪。袞袞諸公。寥寥知己。敢道春光如線牽。非吾分。甚美人箏影。扶上青天。

其詞以樂章琴趣爲酒中之清課。則其填詞生活。由此可知一端。所謂樂章者指填詞之事。柳屯田、劉荇溪、洪盤洲諸人。以此名其詞集。琴趣爲歐陽修、黃山谷、晁無咎等詞集所傳之「琴趣外篇」。日本倉石武四郎教授亦曾言之。（支那學第四卷第一號）。余以爲樂章琴趣。均指宋人詞集而言也。

槐南又將十二時一闕。載於「新新文詩」第九集。（明治十九年二月發行）。實爲長調三疊之大作。

十二時 亡兒生日。填此寫恨。

小魂靈夜梅下。吁汝無聲埋矣。夢聽得呱呱啼起。八九屋頭烏子。苦竹敲風。寒花寫月。影在床疑是。猛覺欲喚無因。欲見不能。搖幌鏡痕如水。在眼前心頭追憶。儘是彭殤一理。此日汝失。今宵我哭。一歲中間耳。十二時不斷。斑斑是血是淚。又雨連清明寒食。斷鼓黃昏墟里。拜佛紙錢。哺兒麥飯。草樹冥濠寺。杜宇聲不斷。斑斑土花凝紫。

槐南集載有是年初作「一月三日奠亡兒墓」七律一首。一獨折梅花供墓門。新正三日祭殤魂。乳纈解索神初慧。口不能啼病亦冤。每與汝娘悲繡襖。空教乃祖坐春軒。無端屈指恰周歲。二月生辰那忍言」。

念愛兒之天殤。悲痛之情。何時或已。今又逢亡兒之生辰。眼前心頭追憶。遂爲十二時之作。由來槐南詩詞。過於藻繪。乏真摯之情。然十二時一闕。則全異其生平之作風。一言一語。莫不發於至性。是乃詩人身遭人生苛酷之境。慘痛之餘。發爲哀音。而爲「槐南集」中所稀見者也。厥後槐南之詞。每月必見於一新新文詩一。彙錄於下。

賀新涼 葦村內兄新娶。倚此道喜。其家業茶。故用茶事。

聽盡清明雨。正盈盈春旗翠展。嫩芽新露。生受下茶郎君聘。又更銀絲繫住。便認鳳團圓如許。花燭洞房輝燿夜。似疏星澹月甌頭聚。含俊也。潑香乳。石泉槐火雙相試。豹囊盛金英玉葉。是妝奩具。簾碧紗紅烟微颺。鼻出同心一縷。羨酣夢松風堪煮。別有新娘心頭願。願匆匆休向浮梁去。森伯者。替他語。（第十集——明治十九年三月發行）

多麗

斂斜陽。筑波山色青蒼。畫船歸遊人散也。流鶯轉過橫塘。渡江來春波灑漾。隨萍去春絮顛狂。脈脈新娥。盈盈少女。風微月小大堤旁。淺草寺澹烟疏磬。燈火隱垂楊。低回處笙歌一片。何處平康。關嬋娟金釵十二。樓樓姊妹凝妝。碧雲上禁回人夢。朱烟管吹斷人腸。儘是情深。非關價重。千金一刻合歡牀。較儂意屏山猶曲。更比翠裙長。纏綿話作羅爲鏡。幾度商量。（第十一集——

明治十九年四月發行

釵頭鳳 小園留客

先生酒。先生友。當門還是先生柳。蘿遮屋。苔鋪蓐。疏簾垂處。雨蕉烟竹。綠綠綠。傾壺久。
君知否。竊相謀者荆釵婦。雲歸谷。鳥投宿。醉來休去。夜遊堪續。燭燭燭。(第十二集) 明治
十九年五月發行

惜分釵 酒間戲作

先生醉。先生睡。幾人肯曉先生意。便今宵。已魂銷。夜雨誰家。水閣歌嬌。瀟瀟。歌聲起。清
於水。教(槐南集作使)君忘返能如此。奏鸞簫。戲蘭若。我夢更佳。十萬纏腰。飄飄。(第十二
集) 明治十九年五月發行

春風嫋娜

蝶飛來招我。導入誰家。前院落。後枇杷。閉門居。不見去年人面。但聞人語。微隔窗紗。乍近無
聲。潛回難捨。佇盡春風香徑斜。燕子無心偶迎客。鸚哥傳語快煎茶。無奈含嚙未展。幽愁暗恨
。要提起又亂如麻。忙迴避。喚雙娃。重簾卸也。迢遞天涯。斷絮零萍。隔生春夢。綠陰青子。舊
日桃花。銷魂無數。記低幃雙笑。投身膝上。鬆髮堆鴉。(第十三集) 明治十九年六月發行

綺羅香 湖上望東照廟

廟樹閒紅。(槐南集作紅疏。)湖荷浸碧。(槐南集作碧蘸。)不問何朝今古。華表歸來。鶴意合羞鷗鷺。歎城郭亡國遺墟。開京華輭塵香土。只垂垂(槐南集作青青。)鏡裏青(槐南集作螺。)鬟。依然如畫好烟雨。漁樵閒話往事。眼見銷沈霸業。淒涼祠宇。當日烽烟。記(槐南集作算。)(是義軍屯處。鉛淚瀉臥棘銅駝。香火並散花天女。剩池中劫後殘灰。做(槐南集作有。)(蓮心更苦。(第十四集——明治十九年七月)

齊天樂 蟬

夕陽紅瘦無情碧。秋來樹猶如此。影抱殘枝。聲吞墜露。齊女當年憔悴。浮生儘寄。閱槐夏炎涼。蛻餘身世。綠鬢拋殘。薄紗烟染月如水。臨風餘恨未了。譜伊州一曲。金雁清淚。咽住仍連。銷凝乍絕。驚動焦桐絃指。淒清滿耳。歎寒殿塵生。漬伊羅袂。若問香魂。葉同飄者是。(第十五集

——明治十九年八月發行)

永遇樂 高野竹隱。脚疾已痊。上都來訪。喜而有作。時七夕後四日。

銀漢紅牆。黃姑織女。昨夜相見。歡合悲離。盈盈脈脈。一水猶言淺。銷魂何限。鍾情我輩。慣惹燕愁鴻怨。更誰識年年一度。會阻山川悠遠。長安七月。涼風吹動。瑟瑟蟋牀螢扇。慰我幽懷。

蘇君病骨。重度函關棧。笑卸行裝。荳花籬落。疏雨梧桐深院。忍迴望天邊鵲駕。脚跟又軟。(第十六集——明治十九年九月發行)

疏影 菊影

疏籬月逗。似飄零滿地。應笑歐九。仔細詩人。風雨重陽。分明只是銷瘦。緣何澹到司空品。恰對箇花無言候。覓落英一片幽香。又被蝶迷前後。記得當時淺醉。傲霜儘態豔。瓶膽如斗。笑着黃蘗。金粟離披。髣髴仙乎人否。尤憐小夢回時節。燭施橫陳依舊。待帶人卯酒惺忪。浸入半銜杯口。(第十七集——明治十九年十月發行)

定風波 玉池仙館話雨。尊前感贈。

蘭燭三人影也搖。內中一個董嬌嬈。記得畫簾琴與筑。板屋。十年來雨聽瀟瀟。一樣瀟瀟時節好。烟草。空濠春罨綠楊橋。今夜玉娥池上柳。銷瘦。伊家門巷共蕭條。(第十九集——明治十九年十二月發行)

以上盡是堂堂大作。唯第十八集未曾見之。可窺知其精進矣。賀新涼一闋固爲戲作。然與齊天樂、疏影等諸篇。發揮其湊合之妙。具見才人之本領。多麗詠淺草吉原。(譯者註。地名皆在東京。)綺羅香寫上野東照宮。皆爲當日東京之風景詩。而尤以綺羅香爲佳。若夫春風嬈娜一闋。乃自唐小說本事詩所見

崔護故事著想。更取於唐胡曾贈蜀妓薛濤詩。一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樹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以成爲豔情之作。蓋學於清朱竹垞者也。槐南之詞。以此時之作爲最勝。定風波與槐南集卷七所載「冬夜玉池仙館話雨用主人原韻」云。「關河柳葉已紛飛。取次蘭衰菊漸稀。便道花銷英氣盡。可憐雨較暮愁微。藥奩香澹拈紅豆。茶竈煙溫昵綠衣。未信吳娘宜水閣。夢樓今夕醉相依。」一墨梅鈿笛興過飛。餘事風流似此稀。讀畫三千神韻遠。品詩廿四性情微。酪羹更乞中廚譜。蘭燼仍薰半臂衣。忽憶佳寒人白髮。一鐙窮旅獨因依。七律二首同時所作。依前首自註云。「柳橋雛妓在坐侑酒。故有此戲」。可知「蘭燼三人影也搖。內中一個董嬌嬈」之意。所謂玉池仙館者。水阪石埭之居宅。當時石埭之作亦見於「新新文詩」第十九集。「冬夜雨中。森槐南過訪。因留飲於夢樓。酒間寄懷春濤先生在南海」云。「恍疑殘葉趁風飛。一霎蕭騷一霎稀。和雨聽詩情亦舊。銷寒借酒力何微。僊葩影壓佳人鬢。(自註。女校書某偶至。頭簪水仙花。)寶篆痕浮嘉客衣。相對同生南浦感。更闌燈地正依依」。夢樓者亦爲石埭之所家。柳橋雛妓首簪水仙花。主客俱憐其楚楚豔姿。情溢於詩表焉。

鑑於槐南之活躍。竹隱亦頗精進。是年初「新新文詩」第九集載有其詞。

東風第一枝 感舊

風障琴心。蛙妨鈴索。蘭舟去也天遠。第三空憶青溪。小姑黛眉較淺。梢頭萱蔻。漸春透輕絲纖軟。

乍忍俊十五盈盈。拜月下階羞見。香未了定情故扇。釵折斷關心玉燕。縱令再喚鴛鴦。隔水語音遂換。燈籠飄雪。彷彿想伊州低按。問笑桃重覓門中。可有去年人面。

槐南曰。極哀豔之深情。盡倩盼之逸趣。雖似穠麗。無傷風雅。

此與槐南之春風嫋嫋。同工異曲。而先出於槐南者二三月。則槐南之作。或受東風第一枝之刺激。出自對抗意識。亦未可知。該誌第十集又載

水龍吟 題石埭詞宗所藏女史綠春畫蘭

瀟風吹下仙姿。多情一派瀟湘水。瑤妃佩後。靈均紉處。倩魂銷矣。腸斷崔徽。銀鈎自署。風流小字。問誰修眉譜。誰修蘭譜。檀郎鬢。吳霜墜。多少楚天閒恨。又悠悠幾番秋意。算同心者。再生緣也。玉池仙史。供養齋頭。溫存重見。蓮花博士。敢淖污泥中。香薰墨染。有湘烟翠。

槐南曰。綠春岳氏。吳蘭雪姬人。所謂蓮花博士侍書者也。才貌雙絕。書畫兼工。尤善墨蘭。嘉道間諸名士題詠極多。石埭獲其小幅。珍襲祕惜。余嘗作一長古題之。然不及此詞之簡而能盡也。

石埭所藏綠春女史畫蘭之由來。詳於槐南之評語。余未得見其畫。然石埭則頗愛吳蘭雪姬人。所謂吳蘭雪者嘉道六家之一也。當時青年詩人。殆皆傾倒於清朝近代作家。譬之恰似吾輩於中學高等學校時代。

天下文學青年。均陶醉李德瑞兒、維兒帘、郭鎔、瑞聶等西歐詩人。槐南曾題長篇七古一首於綠春小幅上。槐南集卷五所載「題岳綠春墨蘭畫幅。爲夢樓主人作」卽是。竹隱亦深悉之。故特爲水龍吟一闋。與之爭勝。槐南竹隱二家之角逐。可謂無日休止矣。

竹隱之作。見於「新新文詩」者。有

水龍吟 夜泊有感

斜陽銜去斜灣。寒山一面鐘聲暝。歸漁何處。篝燈未點。唱聲更永。忽笛聲飛。漸風聲緊。月波無定。况遙空亂雁。聲聲似怨。分離也。一行影。無計憑他酒琖。易銷魂詞人常性。潮欺夢淺。霜欺鬢薄。寒欺酒醒。十歲飄零。更番觸熱。衣衫頓冷。看銀濤捲雪。澄輝歷亂。瀉蓬窗頂。(第十二集)

槐南曰。節奏自然。

水龍吟 結城公墓下有作

嶺頭一片青山。一坏留取南朝土。大都能爾。人生忠義。來今去古。折戟沈沙。勸王兩字。神呵鬼護。算東來王氣。怎生消盡。賸半夜。魚龍怒。彷彿當年戰血。血淋漓杜鵑啼訴。楓林月黑。濤聲捲入。悲風恨雨。料得明朝。山頭應見。陣雲凝聚。是英雄未死。忠魂毅魄。趁潮來去。

槐南曰。音韻豪宕。詞鋒橫溢。出入南北宋諸家。豈俎豆髣也烏絲。而必折小長蘆釣師者耶。曹秋岳錢塘觀潮詞。雖稱崛奇。恐不能專美於前。（第十四集）

水調歌頭

天風吹散髮。倚劍嘯清秋。功名一念銷盡。况又古今愁。漫學宋悲潘恨。休效郊寒島瘦。恐白少年頭。我欲乘槎去。招手海邊鷗。吹鐵笛。龍起舞。笑相酬。大呼李白何處。天姥夢遊不。杯浸琉璃千頃。月照山河一片。萬古此滄州。何似控黃鶴。飛過漢陽樓。（第十五集）

槐南曰。飄宕警邁。恨不令稼軒拍牙歌之。

滿江紅 自題看劍引杯小照

山碧河黃。使千古英雄難活。是一片從天忠義。鑄成心鐵。留得人間遺愛物。聲名敢沒沙場骨。想軍門提出倚青天。三軍別。苔花散。心花滅。成敗恨。應難說。向高臺擊筑。滿襟清血。酒熱爲君撐起看。寒光三尺腸如雪。甚奸雄魂死一燈前。冤聲饑。（第十六集）

槐南曰。奇氣鬱勃。灑氣旋轉。有撼山排嶽之勢。唾壺缺矣。如意碎矣。我欲放聲誦之。不知何以擊節。

是年竹隱因脚疾未癒。歸鄉攝養。尙有是等大作。蓋槐南之刺激使之然也。世之人雖有天才。然置之空

谷之中。必如草木之秋枯盡朽矣。與以相當之環境。然後始能使之發揮其天才。是以槐南與竹隱之遭逢。實可慶幸也。以上竹隱之作。均與槐南之作相伯仲。水龍吟「夜泊有感」。與去歲所作聲聲慢「舟自七星至厚田」高陽臺諸闕。爲一聯之什。但於後段如一潮欺夢淺。霜欺髮薄。寒欺酒醒」。三疊欺字。其手法已可觀矣。按水龍吟「結城公墓下有作」一闕。則恐爲歸鄉途中遊伊勢所作。結城公墓云者。伊勢安濃津所在。南朝忠臣結城宗廣之墓也。此乃弔結城公之懷古佳品。前段「折戟沈沙。勤王兩字」二句。取於明李空同「石將軍戰場歌」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尙帶勤王字」。與唐杜樊川「赤壁」詩「折戟沈沙鐵半銷」。用得甚切。後段「楓林月黑」以下爲作者最得意處。槐南評之曰。「音韻豪宕。詞鋒橫溢。水調歌頭滿江紅二闕。與新春所發表之東風第一枝。其境地迥異。蓋才子學而無有不通者也。昔者宋劉後村詩話中評辛稼軒云。「公所作。大聲鏗鏘。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意非以竹隱比得稼軒。然如斯而後。始以大家許之可也。

槐南與竹隱之爭勝。至明治十九年暮。遂達高潮。槐南於歲暮一夜。乘興填詞。一氣呵成。爲同韻百字令四闕。

百字令 夜與客飲。酒酣興王。走筆填詞。自題小照後。以代答賓戲。

僕心如水。住如烟如夢。如秋詩國。偶爾引杯留小照。更颯鬚髯如戟。客曰豪哉。斯纔佳矣。清瘦

還堪惜。不知何苦。嗜詩仍甚於色。答道風月江山。人間萬事。何景非蕭寂。試架憑空樓一所。莽莽蒼蒼之極。外有愁城。中多樂地。醉按嗚嗚笛。此聲堪聽。請君燕筑同擊。

夢爲蝴蝶。赴大羅天上。衆香之國。櫛櫛銀雲花四照。鸞御前驅鳳戟。若木紅騰。流霞紫奪。一擘蟠桃惜。三千年裏。此時纔見春色。詎想大小遊仙。黃梁炊許。頃刻分喧寂。天樂飄飄猶在耳。倘恍離迷無極。忽悟空華。何如曠達。儘掣蛟龍笛。一聲吹破。笑將如意礮擊。

醒而狂者。只蟲娘替堵。蟻王槐國。不是烏衣門第舊。亦豈世家柴戟。文字撐腸。詩篇棘手。貽笑才人情。裙紅釵紫。個中聊且生色。若不選舞徵歌。風流跌蕩。頗覺歡場寂。休道婦人醇酒計。末路無聊之極。急管繁絃。竹啼蘭笑。鐵裂悲腔笛。英雄堪罵。不妨羯鼓三擊。

客能歌否。有彈箏篴者。李憑中國。錦瑟年華行樂耳。酒是割愁戈戟。泣露衰蘭。縈烟蔓草。提起誰憐惜。古傷心語。黯然天地無色。幾處華屋山邱。園陵喬木。贏得斜陽寂。石馬臨風悲缺耳。維昔繁華窮極。我偶言愁。君胡不飲。爲弄桓伊笛。悵無言處。破窗枯葉飄擊。

激昂排宕。透澈於稼軒之真髓。是夜自言「酒酣興王」。可想像其興奮之異常也。又有疊韻二闕。

百字令 用前韻。簡坂口五峯、高野竹隱索和。

故人何在。莽山河北越。是英雄國。聞說杉公城上月。照見霜臺雄戟。泯泯江流。茫茫沙磧。成敗

何須惜。三更過雁。一天星動寒色。那重新瀉繁華。海騰歌吹。足補風雲寂。越女如花裁白紵。

春院鷗波香極。巷賽烏衣。樓疑黃鶴。梅落江城笛。知君豪宕。興來牙節閒擊。吾鄉高子。偶江湖載酒。相逢京國。膽破將軍銅鐵響。久已轅門倒戟。君尙虛心。獨於空谷。翠袖相珍惜。竹山遺韻。竹垞何肯爭色。徒倍自念平生。天寒日暮。只是耽岑寂。忽擲酒杯酣以往。

頗謂淋漓豪極。願把琅玕。試調商徵。截作蒼烟笛。臨風一和。夏然鳴玉雙擊。

「上見坂口五峯。名恭。通稱仁一郎。新瀉詩人。其詩數見於「新新文詩」。頗有才氣。稍通倚聲之道。」
「新新文詩」第十九集載有

水調歌頭

海郭曉晴爽。仙客倚黃樓。當頭指點名蹟。佳絕冠隣州。屋上金山烟綠。浦外雨湖波碧。樹老帝陵秋。天遣秀靈氣。鍾美鎮荒陬。謝家屐。阮家杖。范家舟。討幽探勝之外。何物更風流。別有鄭家書畫。一儘蠻人徵索。鷄黍苦勾留。試問錦囊句。鶴背穩馱否。

槐南曰。前段括盡佐州景勝。卻從倚樓人眼中看出。後段寄懷正面。末句鶴背。暗應起處。大調不可無此工夫。

此固非槐南竹隱兩家之比。但可知渠亦用心於填詞耳。五峯後年雄飛政界。數選國會議員。以加藤高明

所創之憲政會領袖爲重。死於大正末年。晚年著「北越詩話」。有所貢獻於學界。其生平爲詩亦多。歿後有「五峯遺稿」上梓行世。前述槐南特贈百字令一闋。以索五峯之和均。按其意非索其作品而在勉勵其填詞明矣。故槐南此闋。因五峯爲越後人。前段敍上杉謙信。（譯者註。謙信爲日本史上所稱之越後名將。與武田信玄爭天下。川中島一戰最爲出名。有詩詠其戰況者曰。鞭聲肅肅夜度河。曉見千兵擁大牙。遺恨十年磨一劍。流星光底逸長蛇。）後段寫新瀉之繁華。最後以「知君豪宕興來牙節閒擊」二句爲結。然五峯竟不得和之。以其造詣遠不及槐南之故也。

槐南贈竹隱之詞。則前段「君尙虛心」以下。後段「願把琅玕」以下。均用有關竹字。筆致之妙。實不可言。而誠爲激烈之挑戰。至於「願把琅玕。試調商徵」。則單刀直入。有逼敵不離三寸之感。對此竹隱亦將和均六闋應戰。槐南以竹隱爲其敵手。然竹隱者非如槐南所謂「君尙虛心。獨於空谷」之高邁之士。槐南斯言。不過誘出竹隱之狡猾手段而已。茲錄竹隱和均百字令六闋如下。

百字令 槐南詞宗見示此調六闋。依韻如數酬之。併付拍正。亦只藉君酒杯。澆我磊砢。未知合節否。

窮途行脚。魚人天一丈。清涼之國。何物詩魔無恐怖。四面寶幢如戟。示我新詞。三更誦罷。咄咄堪嗟惜。冥心相印。照余古道顏色。更承韻寫烏絲。香添紅袖。破我禪心寂。似此風流新活計。

肯道無聊之極。德曜案前。梁鴻廡下。只管吹雙笛。鬢華菴裏。那須搥鼓三擊。

槐南曰。古道字。令人失笑。

長安歲暮。算青燈竹屋。詞人觀國。似水冷銜猶署士。肯向文場拓戟。蕭寺爲隣。旗亭賒酒。佛意錢憐惜。儘君分領。鷓鴣典後寒色。若酒說到英雄。古今成敗。何似神廷寂。我曰不然君曰否。上下之間論極。旁有佳人。郎君倦矣。笑擲臨風笛。更誰慷慨。西臺如意難擊。

槐南曰。佛意錢憐惜。謹而虐。

酒酣而往。敢三分割據。曹劉三國。天下英雄君與我。誰管沈沙折戟。破帽殘衫。長安大道。落拓何人惜。悲歌半夜。蒼茫如墨天色。恍然而醒燈前。翻然而悟。頓覺心緣寂。憑藉陳編鎮奇氣。易傳玄經無極。欲慰窮途。除非豪客。吹裂龜茲笛。珊瑚碎也。請君一再休擊。

槐南曰。豪決。

男兒蟲也。算死憂何益。茫茫家國。貨廡東西存壁耳。道勝朱門畫戟。魯國諸生。不知時務。著述誰憐惜。叔孫禮樂。太平更爲生色。遺老更有申毛。當時何在。亦定應蕭寂。古木蒼烟轅固里。千載道無窮極。僕素家貧。漢書挂角。哀裂歸牛笛。公孫希世。路旁竹做鞭擊。

槐南曰。一肚皮不合時宜。

古今如此。罵文人遊戲。何關經國。或者沙中如雜鐵。鍛鍊來成劍戟。策奏天人。記陳災異。抵死無人惜。窺園種菜。驚云民有斯色。經濟豈忍私圖。蕭條環堵。米乞斜陽寂。仰問青天曰咄。汝妄男兒罪極。行樂爲佳。及時休誤。笑會湖中笛。臨流濯足。滄浪漁父舫擊。

槐南曰。我亦曰咄。

燕居而坐。甚才人東洛。美人南國。用世之心猶未已。膂力頗能弓戟。往古來今。功名兩字。天爲吾人惜。拋來作達。渡江聊復春色。且看百戲魚龍。紅燈鬧熱。旋復歸空寂。廿六年華塵與土。對此蒼茫之極。花鳥關心。江湖側耳。遙聽高樓笛。嗚嗚相倚。紅牙可取而擊。

槐南曰。六闕感激跌宕。所謂大聲鐘鐃。小聲鐸鐃者。其麤豪處。亦不在劉改之下。

竹隱名不虛傳。以和均大作六闕應之。堂堂龍虎相搏之壯觀也。是時槐南年方廿四。竹隱詞中有云。「廿六年華塵與土」者。以斯年亦將暮故也。二家則皆年少。而有如此氣餒萬丈之勢。洵一時之盛觀矣。竹隱又云。一曹劉三國。天下英雄君與我一。可見當時二家之氣魄。實爲本邦填詞史上之川中島戰也。（譯者云。川中島戰。已見上杉謙信註下。）

槐南旣得竹隱之次韻。又爲同均四闕。

百字令 與人論詞。仍用前韻。

填詞一道。愛六朝金粉。花庭蕪國。正者鴨頭春水麗。變者奇峯攢戟。惟性能靈。有神言悟。雕琢心肝惜。精微孤詣。繪來聲影香色。無奈說夢癡人。茫然不解。一任風流寂。天遣扶桑生吾輩。出語何傷狂極。笑殺荒館。原無夙慧。信口吹村笛。一般天水。北宗南派排擊。

「說夢癡人一。信口吹村笛」等句。難識其指何而言。然通觀其詞。彼以世無解填詞之道爲嘆者。蓋無疑也。又云。「天遣扶桑生吾輩」。爲言壯絕。又

百字令 用前韻。再題玉池道人畫梅。

玉池仙館。慕空明幻出。白梅花國。老樹橫斜霜骨勁。如鐵苔枝交戟。何遜風流。林逋眷屬。無鶴曾何惜。揚州一夜。二分明月添色。夢被翠羽呼回。澹燈凝定。忽學僧枯寂。一種曼陀香亦妙。

捉塵夜談清極。澄墨生雲。散花如雨。囑客休拈笛。笑披絹素。硯冰鏗地應擊。

此闕因去歲所作「石埭畫梅」。一琴三弄罷笛雙吹。譜到無聲忽入詩。澹墨一屏香又暗。夜梅欲語月來時。「春自南枝到北枝。山中林下水邊籬。爭如寫入生綃好。一幅橫斜萬首詩」。「槐南集」卷六所載「二絕而再題者。故云「再題玉池道人畫梅」。又

百字令 墨水酒樓。邂逅夢樓話雨校書。仍疊前韻。

夢樓聽雨。算相思初種。豆紅南國。平日自誇年少氣。倒拔倚天長戟。爲爾全銷。且毋多酌。酒澆

羅裙惜。鬢邊花笑。背燈偷暈黃色。誰料墨水樓臺。重相逢處。不比那宵寂。扇影衣香紛四座。中有目成情極。儂也腸回。卿還膽怯。聒耳箏琶笛。人前迴避。暗中鬆釧微擊。

柳橋難妓。簪水仙花豔。夢樓夜雨。初種相思。眼前耳邊。縈迴不已。誰料今宵重逢於墨田川畔酒樓。憶那宵楚楚清裝。今夜綺羅盛飾。居四座紅裙中。其豔姿穠態。使情腸欲斷矣。下筆處。卽得此闕。又

百字令 余在史局。分纂元天間史料。知甲越用兵。世傳尤妄。填一闕紀之。仍用前韻。

乾坤板蕩。歎蟲沙蠻觸。亂如麻國。偌大英雄何在也。無數斷戈殘戟。古血斑斑。荒苔漠漠。埋沒空嗟惜。山陽外史。借他聊潤奇色。縱爾粉本葫蘆。虎爭龍戰。一樣收場寂。香卷青編商榷處。始覺流傳荒極。七尾城霜。千隈川霧。夜月行營笛。口碑無據。不堪謬誤紛擊。

前年來。槐南仕於修史局。因其所得。屢爲長篇詠史七古。明治十九年暮作。有「讀吉川元春傳作長歌兼題馬山陣圖及其自書太平記後」一篇。（「槐南集」卷七）槐南此闕。爲其餘力之所致。

槐南爲同均百字令凡十闕始止。明治二十一年一月「新新文詩」第二十集載之。新春詩壇因此驚倒。竹隱次韻六闕。亦載於同年二月該誌第二十集。蓋槐南竹隱二家爭勝之絕頂也。

明治二十年春。二家再交掉尾之一戰。槐南作有

東風第一枝 灑上問梅

嫩雨無多。疏烟不了。釀花天氣微燠。未將風意全柔。故教水流漸漫。尋春俊侶。綠鬢惹草香沿岸。
。乍一枝斜放鶯頭。訝許白鬢祠畔。人入夢鶴心也嬾。僧出定磬聲不管。寒驢雲裏曾留。竹扉月
前幾款。無言悵倚。索笑處巡檐須緩。恐上番春信匆匆。錯促笛漁吹散。

竹隱作有

東風第一枝 槐南小史此調絕妙。效贖率填。題詞後耳。

細草吹香。濃煙着水。綠潮痕膩輕暖。烏篷乍放橫斜。春信忍教忽漫。忙呼艇子。擁茶竈筆牀臨岸。
。記美人多愛叢鬢。繫纜白鬢祠畔。才子索縞衣宜嬾。僧父訊白鷗不管。自經石帶留題。幾人竹
扉再款。銷魂欲絕。小紅唱歸來歌緩。杳月波遙笛扁舟。入破一聲散。

前者爲「新新文詩」第二十一集所載。後者見於二十二集。斯春竹隱赴任伊勢。暫離詩壇。二家之角逐。
至此告終焉。

本文原載「臺大文學」第七卷第五號。譯者附注。

窈窕釋迦室隨筆

映庵

今祿畫店或稱裝池店。裝者。裝背也。梅聖俞觀何君寶畫詩。四牛遂爲何氏有。裝背入眼天下無。是也。池者。緣邊也。趙德麟侯鯖云。或問今以臥氈着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况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凡祿畫皆有緣邊。名曰裝池。其義正古。宋初爲散文。推柳開穆修尹洙。少前於歐陽文忠。而不知有狄遵度。侯鯖錄云。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爲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不幸年二十。爲襄城簿而卒。按宋史附其父棐傳。稱其好爲古文。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有集十二卷。今僅宋文鑑存其賦二首。詩四首。贊一首。其集則不傳矣。

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政和盡八年。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

也。據此。是宣和年號。正用殿名名之。近有號稱賞鑑家者。購得淳化閣帖。以爲宋拓。帖首有淳化閣寶朱印。殊不知淳化係年號。宋未有淳化閣。非宣和殿之比。此印乃不讀書者所僞造也。又有人鑑別一宋畫。見上有宣和殿寶朱印。以爲宣和但爲年號。不應有殿寶之印。謂之爲僞。此誠知一而不知二也。朱晦庵答汪尙書書。論王荆公蘇子瞻。謂子瞻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余曩見此書。以爲晦庵之言太過。頃閱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謂道學黨禁。始於元祐間。伊川出入呂申公之門。東坡導諫議孔文仲。奏頤爲呂門五鬼之魁。編管涪州。宋史雖載伊川爲孔文仲所劾。不云係子瞻所導。據吹劍錄所記。則晦庵詆其詭祕。誠有因也。余前記諸葛氏筆。未明三副散卓等之制作。茲又得葉夢得避暑錄話所記一則云。歛本不出筆。蓋出自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枝可敵他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寔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據此。則諸葛氏散卓爲有心者。又楊文公談苑。記太宗時。蜀人王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

散卓筆。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則爲勁毫又可知。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散筆未知是否卽散卓筆。韋續纂五十六種書。其第四十七。曰散隸書。衛恆所撰。跡同飛白。衛恆。晉人。諸葛氏亦自晉始。世傳其業。所謂散筆。或卽散卓筆耶。

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其第五十六曰花書。河東山胤所作。宋高似孫緯略云。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是爲今花押之所始。

書畫皆有戰筆體。書之戰筆。自蟲書始。朱長文墨池編。載宋僧夢英十八體書云。雕蟲篆者。魯秋胡妻所作。秋胡隨纒遠仕。荏苒三年。鳴埳有懷。春居多思。桑間閒玩。集爲此書。亦云戰筆書。畫之戰筆。創於隋孫尚子。其用筆甚有氣力。衣服手足及背景之木葉川流。莫不戰動。惟鬚髮獨調利。見李嗣真畫後品。

王次仲爲東漢章帝建初時人。其云秦始皇時羽人。雖見於水經注。乃神仙悠謬之說。及云漢亦有王次仲者。皆非也。晉書衛恆傳。恆謂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師宜官爲最。宜官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顯觀者以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拊。梁鵠乃益爲拊而

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又言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得其勢矣。按唐張懷瓘書斷。謂淳師曹喜。喜在章帝建初中爲祕書郎。是與次仲同時。淳蓋亦學於次仲者耶。據衛恆所言。次仲創楷法。在靈帝前。毛弘演爲八分。在靈帝時。可無疑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其言皆誤。蔡文姬述其父邕之言曰。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邕勸學篇云。王次仲初變古形。殆指楷法言。程隸李篆。皆始於秦。邕時得稱爲古形也。八分生於楷法。故昔人多連楷法八分言。隸有秦漢之分。次仲所變者。秦隸也。漢隸則生於八分之後。張懷瓘謂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是也。所稱隸。乃漢隸也。懷瓘駁王愔蕭子良之說曰。旣變倉頡書。卽非效程邈隸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懷瓘所言。惟誤在信序仙記。以次仲爲秦人。至其所見次仲書。是真。但非秦人耳。以蔡邕及懷瓘所言合證之。知次仲楷法。減小篆之半。毛弘八分。則僅減小篆二分。而漢隸又減八分之半。分析甚爲明白。八分之名。當以蔡邕說爲是。其言字方八分。或言若八字分散。故名之爲八分。皆謬說。至今之正書。亦謂之楷書。則其變遷者大。乃自鍾繇始。謂其生於楷法。故謂之楷書。未嘗不可。若宜和書譜。

直謂王次仲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其說非是。

元吾衍學古篇云。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卽是秦權漢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隸字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按此辨別甚明。可與吾說相印證。

許慎說文解字敘。稱漢興有草書。故晉衛恆亦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靈帝時。趙壹作非草書一篇。以爲秦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則謂草始於秦。豈雖漢人。後於慎。其說不若慎可信也。唐張懷瓘書斷。引宋王愔說。謂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直以爲章草者。黃門令史史游所作。又曰北海敬王劉睦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睦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先也。按漢書陸傳云。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所云史書。當指史游。然藝文志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則急就非草書可知。且史記三王世家後。褚少孫有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之語。則武帝時已有草書也。要之草書始於

漢。莫知其所興之時與人。至章帝時齊相杜度始工而盛行。至張芝始稱聖。書斷以爲史游卽章草之祖。未可爲據也。書斷引蕭子良語。稱杜操。按杜度本名操。爲魏武帝諱。改名度。又云。魏文帝令劉廣通草書。按劉廙。三國志有傳。書斷誤爲廣。

泰山祀碧霞元君。不知何神。清韓錫祚謂泰壇事上帝。則冕旒王者。泰折事地祇。則翟禕后夫人。以爲元君卽地祇。此說恐非。泰山建築。惟碧霞宮最爲壯麗。似以爲一山之主神者。張爾岐蒿庵閒話。引帝京景物略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真宗所加。非漢故號也。據此。則元君之祠。始於宋。惟仁聖帝號。爲宋真宗所加。亦未之前聞。

關帝廟。今徧天下。雖鄉鎮間皆有之。據蒿庵閒話云。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歷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今人殆不知關帝廟祀之盛。始於何時。而亦莫知稱帝之始於明代也。蒿庵閒話云。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云。甲申

後。其徒爲耶蘇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爲等。據此。是當清初。其傳教雖尙未入內地。而京師已有之。其弊害已見也。

閩粵間品茶。有所謂功夫茶者。其烹茶之法。以盤承極小壺。環周不及五寸。實滿茶葉後。合蓋。而以沸水自外澆至三四次。至壺中得茶汁。分注於極小杯飲之。其茗具以宜興舊砂壺爲上。愈舊則價愈昂。有價在數千元以上者。余昔在粵友歐陽家。見其所用爲陳鳴遠所製茶具。鳴遠。名遠。號鶴峯。一號壺隱。清初人。嘗主海鹽張氏涉園最久。桐鄉汪柯庭。海甯楊晚研曹廉讓皆極契賞之。桃溪客語。謂其遺器至今獨多。然亦希見矣。考宜興壺。始於明正德間。吳頤山仕。讀書於金沙寺。其家僮供春。見寺僧某搏細土澄練。捏築壺胎。效之。遂以製砂壺成名。供春姓龔。世亦或書爲龔春。萬歷間。復有董翰。號後溪。趙良。良亦作梁。元暢。或作袁錫。未知孰是。時朋。朋或作鵬。朋子大彬。字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時英。字伯葵。陳用卿。陳信卿。閔賢。字魯生。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邵二孫。天啓崇禎間。有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共之。徐令音。項真。字不損。沈子澈。又陳子哇。或云卽陳鳴遠父。又徐次京。孟臣。葭軒。鄭甯侯。皆不詳時代。至清則陳鳴遠後。以製壺名者特少。至陳曼生鴻壽。宰宜興。有楊彭年寶年兄弟。稱良工。曼生題其居曰。阿曼陀室。並畫十八壺式與

之。其壺銘皆幕友如江聽香高爽泉郭頌伽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世稱曼生壺。不以匠名名之。如供春壺時壺也。又有蘇州黃玉麈。本諸生。善製宜興壺。賞鑑家謂在楊彭年兄弟之上。

余前記摺疊扇。在宋時已有之。茲見陳貞慧秋園雜佩。謂陸文裕得楊妹子寫扇。摺痕尙在。又多一證。大約至明世始通行也。秋園雜佩又云。宣弘間。扇名於時者。尖根爲李昭。（其名亦見顧清東江集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居易錄阮葵生茶餘客話）馬勳爲單根圓頭。（其名亦見茶餘客話香祖筆記）又方家制方。相傳云。文衡山非方扇不書。（亦見茶餘客話）川扇戈扇以地著。（茶餘客話引野獲編稱聚頭扇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豔女戈扇未詳）後有蔣三蘇臺。（茶餘客話稱蔣蘇臺）荷葉李。（亦見初月樓聞見錄）玉臺柳邵明。（茶餘客話稱柳玉臺此云邵明未知是否柳玉臺之名抑另一人）若李文甫耀。（金陵人竹个叢鈔謂其亦能刻牙章嘗爲文三橋捉刀）濮仲謙。（金陵人亦見茶餘客話池北偶談）雕邊之最精者也。古夫于亭雜錄又謂閱金陵鎖事。知李贊。蔣誠。製扇骨至精。茶餘客話。又謂明時製扇名手。有馬福。劉永暉。沈少樓。凡此所記。皆可資收藏明扇者之考證也。

西醫治瞽一目者。防其延至雙目。去之而配以假目。此法中國唐時已有之。錢希白南部新書云。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陳宏緒寒夜錄云。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按聖俞外集。今不可見。渭南序不特姜刊遺之。卽會慶堂本。後有附錄。亦不及載。其前列歷代修輯姓氏。亦不知有李兼孟達其人。

寒夜錄云。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王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游。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尚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束置高閣。况於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有一人。近今類此者頗多。不勝枚舉。距辛亥革命纔三十二年。而青年學子惟知有外國。問以前清事。已茫然不知。遑論中國歷史。蓋國家以利祿誘人。則學校與科舉等耳。梁章鉅浪跡叢談卷四云。聞蔡甫生學士。以奏行鈔法鐫秩。嘗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會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於議實疏。按此。自順治十八年後。至道光。未行官鈔。而市間私行鈔票。則由來已舊。未知始於何時。

收藏歷代古錢。完備不缺。雖是極小嗜好。亦非易事。卽如清代制錢。自雍正錢幕鑄滿文。頒爲定例。其前此各省局漢文錢幕。已不易窺全豹。光緒間改鑄銅元。舊日制錢。一時消滅殆盡。而向來收集之字錢。(卽錢幕有省局漢文記號者)祇同福甯東江。宣南蘇薊昌。原河臨廣浙。臺貴陝雲漳二十字。其安武濟晉鞏密川桂黔。及天命天聰。戶字工字等錢。皆不經見。考卽潛紀開。記清代錢法甚爲詳備。錄之以饜好古者。清代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紀值銀之數也。與古半兩五銖等錢。紀銅之輕重者異。)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甯府局。鑄甯字。安徽局鑄安字。蘇州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局鑄福字。漳州局鑄漳字。臺灣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局亦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仍用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州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

錢幕。俱照京局例。以寶字爲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遵守。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萬世不刊之制也。比年民間行用如天命天聰戶字工字等錢。已偶一見之。若安字武字鞏字密字川字黔字。則從未寓目。卽康熙乾隆三朝舊錢。其鼓鑄精純。輪郭完好者。亦復日少一日。而私鑄私銷。十八行省中。終年無一舉發之案。禁令徒懸。圖法極壞。職司九府者。亦思挽彼狂流乎。清初奠定區宇。所剷除諸逆寇。皆嘗竊大號。鑄錢文。如鄭成功號常平。孫可望號興朝。吳三桂號利用。耿精忠號裕民。迤西土西王耀祖號大慶。蠻睫螳輪。竟非全無大志者。錄之以見真人掃除之難。元勛櫛沐之苦。詳錢何建元類聚攷跋。（按殘明魯王竄越。鑄大明通寶錢。）以上郎潛紀聞語。余按洪秀全據南京十餘年。亦鑄錢。文稱太平天國。寬永通寶。爲日本錢。乾隆間疑爲私鑄。諭令窮治造賣之人。經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查覆。因嚴禁商船攜帶。并令收買銷燬。

今詩苑

· 同聲社采輯

兆銘五六歲時。第四姊遣嫁江西王氏。路遠不得相見。直至民國九年夏間。始往訪之。由九江驛乘火車至建昌驛。下車步行。沿道訪問。第一晝夜。始至柘林村得相見。臨別。四姊告以已備小舟。可直達涂家埠驛。換乘火車。省步行之勞也。如其言。沿途山水清絕。久欲作詩紀之。忽忽未就。今歲夏夕苦熱。枕上忽得之。詩不佳。然實錄。所云雲居。山名也。舟中可久久望見之。

精 衛

天明下艇辭田家。雙棹紆折穿蒹葭。忽從小汶出江面。灑灑玉鏡開秋華。建昌山水夙清峭。盪沐風露逾柔嘉。波遠白帆點初日。天空綠樹明朝霞。澄漪絕底作碧色。俯視可辨石與沙。雲居縹緲在天半。倒影入水清而葩。昨宵苦熱體流汗。嚙漱未畢寒齒牙。欣然腹餒思朝食。小舟相值多魚蝦。十錢買得徑尺鱖。和以豉汁參薑芽。青蔬白米久已備。尙有村醞名橙花。碼頭煙樹乍明滅。柘林村與人俱遐。卅年骨肉一相見。苦淚在眼猶麻茶。須臾酒香飯亦熟。鷗鷺探首聲啞啞。

飛行機中偶作

蒼天近咫尺。風日清且曠。白雲如蓮花。開滿碧海上。

贈枝巢

稚辛

一家文采照江東。投老宜南作寓公。爲數昔賢誰比似。祇疑三孔與三洪。（謂盍龔晦庵兩先生。）
黃公墳畔日徘徊。似弈長安亦可哀。腸斷斜陽煙柳地。故應逃向橘中來。（先生常過公園。與客對弈。）
順承門外草芊芊。料理琴書寄一廛。采筆向來干氣象。卜居况傍米家船。（先生住永光寺街。接近琉璃廠。亦一代之書畫船也。）

十年以長總慚君。耳冷心灰百不聞。他日中原起房杜。也應講學憶河汾。（先生新徵爲大學教授。）

秋晚思歸不得。答友人問。

孟劬

老去昏燈罷講韓。漳濱寥落意多違。蓬心已望秋先實。葆髮還驚露未晞。朔雁銜蘆空北翥。西烏繞樹自南飛。清江白石應無恙。知有微波起釣磯。

癸未重九。葵園招飲。

疚齋

不要催詩也有詩。重陽已隔六年期。如今送酒眞成罕。往昔逢秋未是悲。米價日高民贖死。兵墨猶盛世安之。長房若在煩相問。一插茱萸難倘離。

和梅泉摩天閣登高之作。卽次其韻。

拔可

兵塵似舊黯秋光。多難登臨感萬方。高閣俯山堪俯仰。黃花待雨自陰陽。共誇病客猶能健。却笑閒身浪

着忙。歌舞任他鵝鴨亂。彌天未減次公狂。

種菊復活。喜而作此。

園丁捨我去。畦菊遂掃地。吾雖懶爲園。躑躅那忍棄。一秧夾兩瓮。漸漸挽生意。孤根幸無傷。佳種亦略備。飽經霜日養。頗耐風雨恣。時來亂紅紫。錯落殊有致。衣黃與衣白。各自守其位。雖懷遲暮感。晚節却嫵媚。人情不可測。所恃在人事。

秋暖卽景

海棠亦解傲繁霜。莫謂非時卽不祥。已報洞庭波萬頃。鄰梧一葉未曾黃。

題迂園畫影

燕寢畫戟非等閒。胡爲著君樹石間。平生挂口說霜鬢。到老腰腹仍槃槃。乖崖閒地世所道。涑水獨樂情能安。臺端但寫龍鳳質。誰識肺腑松風寒。向來遺大須投艱。縮手何以攀天關。一邱一壑自謂過。且任豎子譎吾頑。

癸未重九。摩天閣登高。集者十三人。

梅泉

摩天閣迥俯秋光。更有孤雲在上方。落落襟期十三客。陳陳涕淚七重陽。菊前桂後誰能賞。燕去鴻來各自忙。呼作半人吾亦肯。可容四海一清狂。（國際十四樓名摩天閣。）

次太疎北游韻

固叟

灑淚宮花感昔游。騷人皮裏寓陽秋。功名已分忘麟閣。魂夢猶應戀鳳樓。淒斷懷都說幽薊。竭來開徑佇羊求。歸裝檢點添新畫。知向東陵謁故侯。

偶成

釋戡

忍事論兵計豈非。星星霜鬢逐秋稀。三呼肯信臣精盡。一擲終憐國命微。不與沙鷗爭浩蕩。枉從籬卉訊芳菲。酸儒瑟縮休嗟惋。多少征人未剪衣。

晚華五十生日

四海彌天綬玉軒。眼中英物汝堪論。成家協律殊凡響。未學知書見夙根。不待人傳越女劍。早教客滿李公門。而今五十瞳如水。猶照宣南舊月痕。

驟寒

雪意籠雲凍不流。蕭蕭落葉滿汀州。擘風乾鵲初藏頸。背日疎花各俯頭。坐惜一庭秋色盡。却思佳客夜寒留。今年米價高於屋。未識前邨有酒不。

題錢仲聯夢茗齋圖

儒先樸學久無儔。琴曲高齋跡尚留。不待茗花吹上鬢。夢歸已白二分頭。

家山一髮水迢迢。畫卷摩挲慰寂寥。豔說尙湖風景好。那能因帶便忘荅。

十月十七日。集橋西草堂。作放翁生日。

小儒橫涕望京華。無計車書更一家。北定中原心豈死。西收太華願猶奢。詩餘萬首牛毛細。酒湧千悲馬齒加。斜日龜堂資想像。城頭終古有荒笳。

黃潛午約十三樓登高

劍知

多病身沉萬井中。秋炎掃盡又霜風。登高始覺江山在。問俗空悲節序同。釜餽幾家成棄物。樓臺何日換歸篷。天涯已分形容老。未用深杯酒借紅。

太疏招集橋西草堂。作放翁生日。倡詩。次和二首。

佩秋

兼長格律與才華。南渡稱詩一大家。越絕山川供佚宕。錦城歌雜憶豪奢。能高跡近差爲累。積憤孤忠蔑有加。尙友遙從千載下。共醺明酒奏清笳。

吾宗深惜鬢邊華。競病裁詩擅將家。傳祖一燈心可印。冠軍百戰志猶奢。南遊不啻十年滯。北竊曾無隻矢加。老作花王同感慨。相看清淚落悲笳。

九日晚酌

柱尊

年年此日燃吟髭。今日悲懷更不支。大夏（俗作廈）難爲梁棟任。南山苦憶豆萁詩。九能敢詡登高賦。

八表同昏落照時。共對茱萸聊一醉。東籬幸值菊花期。

詠菊

種以黃爲正。節同秋並高。不知彭澤後。相對幾人豪。

芳心寧自枯。不落霜風裏。寄語同心人。誓與同生死。（吳履齋詩。墜地良不忍。抱枝寧自枯。）

曾寄人籬下。居然也折腰。會逢陽九厄。一起爲君消。（茱萸與菊花。於重陽服之。足以消陽九之厄。

見仙書。）

山中採花客。真偽辨應明。如逢僞隱者。亦足誤蒼生。（菊譜。真菊延齡。野菊渴人。）

辛勤爲老圃。種菊白紅黃。愛爾凌霜氣。歸來醉一觴。

園中菊花正盛開。忽狂風暴雨三晝夜。予旣盡吾護花之心。而茲花之奮勇耐勞。亦殊可敬佩。故風

止雨霽之後。尙有千數百盆。未受摧殘。爲賦二絕。

暴雨狂風日夜侵。霜華秋色自森森。羣魔用盡摧殘力。爭奈東籬護惜深。

此歲更無花可開。看花爭得不徘徊。芳心比昨尤馨烈。曾與西風苦戰來。

九日釋戡邀集北極閣

伯治

意從絕頂門嶽崎。滿眼湖波化涕洟。禮佛身軀椰子小。休兵消息菊花遲。山川零落如朋舊。井里分張負

時。杲杲秋曦能幾日。會知風雨作淒其。

十九日集橋西草堂展重陽。次釋戴雞籠山均。

燠疑回井底陽。未霜先失鬢邊蒼。半淞憶弟勞觀槿。九日題詩匹海藏。氣類漸孤還此會。景光雖好是方。不須酒過頻規我。抱甕閒眠勝著忙。

集橋西草堂。拜放翁生日。以放翁六十吟分韻。得孤字。

淚虛披九域圖。栖栖梁益客身孤。得名已軼秦淮海。託命惟餘范石湖。團扇遺真猶可拜。草堂近局每呼。兀然著我書巢底。歸去還須薦一壺。

自書庫步歸三步兩橋

岡環互水交縈。一里逶遲勝一程。安步不追西日影。浩歌聊答北風聲。門前老樹如人獨。籬罅疏花向明。還得引盃成輒飽。讀書未算誤生平。

九日。釋堪先生招同北極閣登高。次韻。

仲聯

辰撫鬢向秋陽。我與湖山各老蒼。諸將詩中增涕淚。流人簿裏問行藏。辨亡空有心瞻極。辟惡曾無藥方。歲歲黃齋持斗姆。可能洗盡劫波忙。

展重陽日。集橋西草堂。呈主人。

十日名園兩度過。登高餘想尙嵯峨。三秋節物增詩債。九客生涯付醉歌。如此京華甘獨悴。未妨泉石到沈疴。草堂花事年年好。各把茱萸感若何。

秋夜和太疎丈韻

孝魯

砌蟲淒怨助宵清。南面公擁百城。事往迴思餘斷夢。風來隨處有秋聲。東身高閣官難腐。滿眼新筠意自平。絕羨橋西老居士。策勳詩律一燈檠。

散釋丈以江南盛詞客。重陽已過。無寄詩者。賦一絕誌慨。次答一首。百年文物銷沈盡。忍餓高歌幾俊才。秋到無聲思更苦。江南能賦亦堪哀。

癸未九日。太疎將軍約同北極閣登高。次韻。

榆生

人間最好是秋陽。故國山圍尙鬱蒼。遠夢乍溫風轉急。危欄倦倚跡甯藏。早拚黃菊荒三徑。待染丹楓繡十方。孤負橋西餞酒美。(是日草堂招飲。因事未赴。勞勞自笑爲誰忙。

秋末寓園雜詠

四時遞推遷。可喜惟秋最。開軒延爽氣。頓感天爲大。層岡帶紫霞。木末展彩繪。搖落奚足悲。堅貞良所賴。君聽竹柏叢。峭風激清籟。不有煎殺威。何以去蕭艾。冤哉屈宋來。此意幾人會。

當春飼羣雞。日夕望其長。毛羽稍已豐。頗復愜心賞。兒曹競調弄。呼至承以掌。不鳴亦不飛。曠若發

遐想。機心各已泯。相愛不待強。頗疑人禽間。氣類本相仿。誰能縱口腹。殺彼以自養。卽此悟仁術。吾志日以廣。

有生各爲口。競欲肥其腹。人特嗜芻豢。以此相馳逐。自從喪亂來。資生苦不足。豬價高於人。念之爲嘔噎。食貧看同舍。頗亦事家畜。可笑彼癡兒。拜手向豬祝。願汝速肥大。飽啖惟汝肉。豬也爾何知。相哀兩殼觶。試爲叩蒼昊。此情定誰酷。

十月十七日。太疎將軍招集橋西草堂。爲放翁作生日。次韻呈主人。

昏燈愁對凜霜華。終冀河流返漢家。卒歲蹲鴟半飢飽。倚天長劍競豪奢。青春驅使堂堂在。白髮飄蕭漸漸加。飛將英風如可接。夢回猶自咽清笳。

柱尊校長招集農場賞菊。席上次太疎韻。賦贈主人。

不愁天際有輕陰。彈向枝頭淚鑿金。一樣栽培誰耐久。霜華莫向鬢邊侵。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金縷曲 久不得檢生書。忽一紙飛來。知患牙痛。倚此寄懷。聊博莞爾。

戲齋

久歎書鴻杳。忽飛傳故人病齒。竟同溫嶠。我齒搖搖懸旌似。輸爾堅如城堡。算雞肋食殘能保。痛定緣何還思痛。豈金針度處遲收效。些箇患。患猶小。吾儕大患憑誰療。只除非伐毛洗髓。仙丹靈妙。幾夜詩吟渾難落。贏得菜根常咬。漫二豎再容侵擾。列戟建牙他年事。願衆生無疾無煩惱。持此語。向君報。

壺中天 題巢章甫海天樓讀書圖

映庵

九溟噓翠。有奇光常接。蓬萊藏室。平揖太清闌檻迴。兼並海源天一。洞穴龍威。津梁鼇架。輦至如山積。珠塵量取。旭輝騰照窗隙。壺嶠寫入丹青。仙乎脈望。游戲瑯嬛壁。洛誦琅琅聲徹戶。相和晨宵潮汐。洗耳流清。繫胸菜美。帶雨春苗摘。論文尊酒。甚時能共談席。

減字浣溪沙 爲榆生題彊邨授硯圖

平伯

白髮天南舊史臣。弘文不起硯田貧。師門風義石交親。歷眼海桑如轉轂。生花詞筆又傳薪。還教芳翰溯前塵。

鷓鴣天 紅豆館主。遯跡後湖。賦詞以寄。兼求畫竹。

榆生

避世桃源別有村。蒹葭秋水總銷魂。霜髯灑脫真龍種。法曲飄零舊夢痕。沙塞遠。暮烟昏。鷓波何處寄閒身。毫端未掩干霄氣。一樣難忘是此君。

鷓鴣天 十月十七日。橋西艸堂作放翁生日。

仲聯

團扇梅花拜喜神。草堂猶戴趙家春。未應塞上長城手。喚作焚香聽雨人。南渡客。劫餘身。更將何語告精魂。隆興已是昇平世。不見紅桑簸海塵。

滿江紅 是日分韻得壽字

如此乾坤。當痛醉精靈以酒。共依約流人身世。紅羊劫後。九域已符金狄讖。兩宮誰折黃花壽。剩夢中夜夜奪松亭。男兒手。家國事。沈吟久。天水碧。依然否。看河山信美。春非吾有。當日朝廷休恨小。畫江吳蜀猶堪守。想魂兮歸策劍門驢。難回首。

玉樓春 寄瞿禪

夢雨

天涯綠意稠芳草。檢點枝頭紅更少。當時持酒怕花開。夢裏却驚春去早。東流依舊烟波渺。隱約花間留晚照。獨尋高處且凭欄。坐着垂楊風裏老。

書戰國策

夏敬觀

戰國尙權變。策士各輔其所用之國。爲之謀主。於是蘇秦張儀輩。得操揣摩捭闔鉤鉗之術。游說其間。以取權位。其去諸侯使聘往來盟會之意蓋遠矣。而班志以從衡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而引孔子之言。言其所長。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及邪人爲之。則詐諛而棄信。嗟乎。孟堅之言。豈其然哉。夫古者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以敬讓相接。不相侵陵。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以愧厲之。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故其辭令。必本乎禮義。所以應變者。道也。非術也。若夫從衡短長之言。戰國游士之策也。行人之官。何取於是耶。嘗觀司馬子長爲子貢傳。言田常伐魯。子貢一出。使勢相破。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皆有變。竊疑其有類於儀秦之所爲。而非孔子所許也。周衰禮失。魯亦莫能守矣。而恃行人權宜之游說。破亂人國。其能存魯者。亦幾希矣。且戰國之世。秦爲從人。儀爲衡人。卒之從破而衡成。六國之所由亡。秦之所由混一區宇而亦莫之久也。世至於合從以維繫其勢。則必有連衡以破之者。從者已自暴其弱。而衡者益相揭以彊也。矧從則楚王。衡則秦帝。何有於弱國哉。故夫持從衡之說。以謀扶危持傾。爲一切之權。而以爲兵革救急之勢者。必未有幸也。亦徒令天下之士。羣趨驚焉。枉己以赴功名而已。說士之幸耳。豈國之幸哉。子貢救魯。

左氏傳不言。而子長傳之恐非信。其儀秦之徒託之以自重者歟。孔子所謂誦詩賦對。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豈傾側以使人國相伐之謂哉。揚子雲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信然信然。

送東莞張次溪先生觀察淮徐序

吳廷燮向之

淮徐諸郡。產精金良鐵。其民豪勇。習戰鬥。人士好文者。造詣埒揚鎮。自海禁大開。鑛利甲東南。路走西北。與隴海津浦汴洛諸路匯。此皆陸運所通。水運則襲徐揚諸渠之便。淮上諸堤。尤東南命脈所繫。操縱洪澤南陽白馬諸湖之命脈者。實利害關鍵。辛巳壬寅之兵火。河南行奪淮。幾又併四瀆南趨。故政府還都。特選能吏。治淮徐以預圖之。其寄任同於牧伯。新令併歸蘇淮。而區畫參酌古令之制。凡淮徐之地。隸於蘇淮。以專員量分其治。蓋與南朝郡太守刺史。唐州刺史等。凡蒞此者。必皆行政長官之所慎擇。匪材勿居。東莞張君次溪。從事於斯。徐淮之人。莫不欣然。以手加額。謂吾人之福利。自此始也。渙畔以來。保守者。更新者。假名以懾地方者。軍伍之多。至不可究詰。斂徵之重。有一地而多其名目。至十數而有逾者。欲圖統一而安輯之。自非有傑出之士。過人之材。有以察其豪傑。而駕馭之。得其賢俊。而禮進之。因所爲善者。休息而惠來之。則進理之治效。固未可以歲月冀也。張君以文學

名。著述之富。采輯之多。有非常人所及者。其必能調異同之致。竭整齊畫一之規。深嘆咻生息之方。宜於爲人同父母。如唐之李愿。宋之蘇軾。而垂名於無窮也。爰於送之行而爲序。吳廷燾。

德化呂君墓誌銘

夏敬觀

君姓呂氏。諱道象。字鹿笙。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人。今除府制。易縣名爲九江。世居邑之仁貴鄉勞家林。呂氏自宋。名臣理學。接踵挺生。文穆許公。及兄子文靖申公。文靖子正獻申公。皆宰相。正獻生侍講原明公。原明公生東萊郡侯舜徒公。舜徒公生待講居仁公。世稱東萊先生伯恭公。宋史載在儒林傳。諡曰成。亦東萊郡侯之孫也。南渡後。居浙之金華。明永樂間。有諱某字文貴者。自浙徙湖廣廣濟縣。以功授九江前衛指揮使。遂居九江。是爲君始遷祖。曾祖考諱華果。妣氏羅。祖考諱國憫。妣氏周。氏鍾。本生祖考諱榕。邑庠生。妣氏廖。考諱詩桀。邑優增生。妣氏李。氏石。三代皆以君官。考贈奉直大夫。妣宜人。君次居四。石宜人出。體貌修偉溫肅。言音鴻爽。幼勤學。有志經世。年十八。試入縣學。光緒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庚寅殿試三甲。朝考二等。用主事。籤分戶部福建司行走。君不樂郎潛。居六年乞外。選授廣東長甯縣知縣。君之服官於粵也。治長甯二年。治三水四年。治番禺三年。母喪。服除。選授江蘇鹽城縣。未到官。署海門直隸廳同知。逾年移治江都。明年改權閔行釐稅。俄

遭辛亥政變。乃罷官隱居於滬。張公嘗任農商部長。挽君出清丈通屬鹽場官蕩。政府簡君粵海關監督。不赴。遂督辦淮南墾務。凡十年而退休。又嘗佐廣西布政使幕。赴日本考察政治工業。歸任京師大學堂事務提調。大清銀行總辦事處稽核。皆未久即棄去。蓋君之志。在勤於民事。以盡其力。其所學切於民生。其施爲皆簡要有法。安靜不擾。非其所是。不屑屑舍己以徇時也。淮南墾務者。以海勢東遷。產鹽區鹵氣日薄。竈丁私墾成熟。既不能禁。又格成例。國賦無入。民國初。政府以淮北曬鹽價低。添設濟南場。補淮南不足。令淮南九年遞減。張公議改鹽爲墾。必先規畫堤渠道路。否則鹽既無利。墾亦非策。故有集費組織通泰各區鹽墾公司之舉。君既清丈通屬九場。釐定煎墾區域。數月蒞事。乃設立淮南墾務總局。以君爲督辦。不隸運使。以專事權。於是先通後泰。審察土地情狀。創訂條例。分四等。已私墾者畝繳二元。三年升科。草地上者畝繳一元。五年升科。次者畝繳五角。海灘畝繳三角。皆成熟後升科。泰屬地價較通爲廉。則比通減半。紓民力而民易從。戒私佔而民無爭。勸農事而國課裕。一舉而三利備焉。通泰濱海。時有颶風狂潮。辛酉秋。江高寶興鹽東泰七縣災。江都高郵民乞開招關壩下游。諸縣利害不同。抗爭至烈。時張公及韓紫石任運河工程督會辦。與君會勘災區。以王家港泄東泰水。下起海口。上至草堰。道寬而上下游無甚區別。自馬家灣上。河底極平。以下忽淤塞不洩。與鹽東泰淪爲澤國。故上汎於江高。君力主開王家港。乃集費興工。先後補助費達數萬。工竣。不特小海東河二場竄

民感惠。卽泰東興水患亦減。君治事條理詳密。及其成也。精力常超然有餘。大率類此。其爲縣令。所至威教兼施。察情撫字。民以馴悅。長甯地瘠俗悍。去之日。民懷思不舍。在三水屢戢劇盜。決大獄。讞民教爭訟。至公不屈。雖所知大端略如此。不能縷述其政。先後經粵督陶勤肅謨。巡撫李公興銳。保薦循良。二公皆賢者。惟賢能舉賢。異乎當世之干私希寵以濫登薦牘者矣。配同邑羅氏。封宜人。側室蕭氏。生子傳元。李氏生子傳甲。女韞。適余子承憲。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五月二十六日歿。享年八十有一。羅宜人及傳元母皆先卒。葬江灣上海公墓。適以徵地勒遷。遂於某月某日與君合葬於漕河涇永年公墓。銘曰。

倚匡廬兮襟湖江。篤生君兮理儒功。道小試兮時阨窮。濳埃風上征兮。魂迴睨乎故邦。生民蠢蠢無憫兮。曷以澹其憂恫。骸骨不歸以藏兮。乃銘於漕涇之幽宮。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二（續）

豐順丁日昌禹生

玻璃燈

晚風無力焰烟輕。知向重洋鼓鑄成。是處能藏真氣燄。卽今誰放大光明。紅蓮一朵冰壺隱。黃卷三更玉字清。底事兒時曾有味。廿年回首不勝情。

題方兼齋參軍昨非圖

莽莽雲濤生氣開。輪囷老樹亦奇才。生平心折荊州面。曾共西風一醉來。漫把維摩一卷經。在山泉水本清冷。何時同洗人天眼。飽看團松十丈青。海上鷹雛羽早豐。任他蜩笑自行空。卽今飛上滄滄去。更有天池九萬風。彈指韶華半百徂。知非寫出昨非圖。蘆溝流水西湖月。一路風光記得無。

宿羊蹄嶺。題壁。

樹色四山合。泉聲萬壑齊。亂雲橫馬足。斜日度羊蹄。莽蕩天風湧。空濛海氣低。側聞行客語。前路鷓鴣啼。

記否參軍幕。曾經此地過。出山名士少。題壁故人多。客路真鴻雪。荒村自薜蘿。烽烟猶滿目。何日息

鯨波。

由羊蹄嶺至三多祝圩。將近市矣。卽目。

漸辭山徑漸康莊。習習微風着袂涼。古渡幾灣橫破艇。斷橋一線臥斜陽。趁墟人散顏猶醉。打麥農歸路亦香。贏得寺前僧笑我。頻年何事苦奔忙。

循陽道中。渴欲一見羅浮。

星辰歷歷碧空秋。舟近循陽興欲流。擬挹天漿洗塵眼。看何山色是羅浮。

惠陽夜渡

雙槳破孤夢。臥聞邪許聲。燈光侵水直。風勢壓帆橫。潮落膠千艇。宵深聽六更。銅鉦響何處。蠻戶各相迎。

舟中望羅浮

水落東江萬派分。鶻聲柔軋靜來聞。揚帆醉向循州過。臥看羅浮生白雲。

舟中重望羅浮。憶浦雲夫子。

四百神仙窟。飛騰羨爾曹。我來真眼福。重此認林皋。曾記朱明夢。親揮白紵毫。(浦師去歲命題夢遊羅浮圖)師恩與山色。迴首碧雲高。

舟泊博羅

岸闊平沙擁。江空落日侵。激濤風勢怒。蓄石纜痕深。雉堞存王制。萑苻動客心。夜涼眠不得。窗外有龍吟。

十里圍城郭。叢舟繞市廛。蠻歌齊合拍。村酒不論錢。蓬島仙居近。葫蘆嶺勢連。逆風滿前渡。何日抵神泉。

由平山繞道至三多祝。途中紀所見。

夜月涼歸夢。西風緊驛程。親人蠅意厚。避地客心驚。一路楓林色。沿村水碓聲。蒼梧望征雁。淒絕弟兄情。

田水堪清耳。奇雲合蕩胸。垂楊迎客媚。古塔候人恭。微雨滑苔徑。空山聞午鐘。羅浮如可接。前路擬扶筇。

宿埔心

薄暮投村店。田家晚飯香。急泉穿溜怒。新笋出泥忙。鷺影明前渡。蛙聲鬧夕陽。相謀健腰腳。明日且行行。

採茶

半住農家半酒家。四圍山麓繞桑麻。肩輿得得梯雲上。臥聽村娃唱採茶。

埔心至海豐

輿夫買餘勇。肩我上雲端。僻徑松陰密。危峰日氣寒。道旁見麋鹿。眼底出林巒。便欲呼閭闔。因風乘紫鸞。

郵店

雞欄牛欄並。瓜棚豆架連。竹簪樵婦健。銀髻店婆鮮。窗外飛泉掛。簷前峭壁懸。稚童隔燈火。書韻淨塵緣。

過銀瓶嶺最高峯

此身疑已近天關。益覺層巒鳥道長。深谷偶聞響樵斧。靈芝何處覓仙方。白雲滿洞古猿臥。斜日一林紅柚香。忽憶四千年上事。有人此地避懷襄。

陸豐旅店（壁間舊題甚多）

脚根踏遍碧雲端。又向郵亭問晚餐。滿眼黃塵華髮改。一城秋樹夕陽寒。溪山似畫留詩易。紛墨如林下筆難。莫向東風問消息。芙蓉葉葉在江干。

陸豐題寄張大世兄

又是循陽第五程。一年情緒瘁車聲。客心縱共秋風至。月已重圓莢再生。（循陽抵陸豐計程五日矣。）
離亭難免首重邁。清絕文通賦別才。可是鴻詞洩天祕。一程程有雨聲催。（原作有秋雨秋風客路多之句。）

君家兄弟如腰鼓。落落丰懷待發酬。我愛童烏識奇字。書聲時向隔屏聽。
韶光珍重惜初曦。學有淵源易得師。最是東坡門下客。不忘叔黨和陶詩。

三家

百折盡幽徑。三家成一村。天空松落子。月黑虎窺門。屋角延瓜蔓。簷前臥犬豚。何時伴農父。杯酒酌黃昏。

下第作長歌。寄蔣錦江明府。

天池無風北溟黑。怒鵬欲飛飛不得。相思兩地覺迢迢。芙蓉滿江又秋色。前年見君韓江城。梨花落地如紙輕。傾襟便覺爽眉宇。苞苴絕盡聞者驚。今年見君大佛寺。顏尤沃若眼尤醉。佛前醉我三百杯。老僧搖頭嘆奇事。珠江貴人大似天。相見但問青銅錢。彭亨此腹飽梁肉。高牙大纛相新鮮。畏避寒酸如避虎。眼中青白原無主。當時緇衣素衣塵。交情翻手覆手雨。使君高臥棲禪閣。懶向紅塵插雙脚。名紙何妨敵有毛。頭銜不願高生角。憶昔捧檄來鵬湖。監門便繪流民圖。嘉禾不使稂莠雜。當獎者獎誅者誅。張

侯（謂浦雲師）治譜蔣侯繼。庭有懸魚郊集雉。召伯長留蔽芾棠。隱之滿酌貪泉水。韶光轉瞬如飛電。載石歸來民氣變。侏儒苦飽臣苦飢。父老追思淚如霰。我昨擔囊過嶺嶠。攔街小兒齊大笑。笑我一枝枯竹竿。不能救飢焉望飽。我今眊矖落孫山。到海細看紅霞殷。老龍鼓風蛟亂舞。往往白日翻波瀾。君不見紛紛世途盡荆棘。羅浮山前盜如織。天陰日暮啼鷓鴣。出門十步九嘆息。又見西方健兒尙雜遝。寶刀無光鼓聲怯。黃塵滿空飛騎飛。何日天河洗兵甲。安得使君長作宰。飲冰拔薤除蕭艾。清風招來兩袖攜。老牛買得隨身帶。卽今相隔一千里。時時思君中夜起。丈夫交結輕黃金。以心印心指喻指。眼前得失安足殊。我當躍鯉君飛鳧。摩挲寶劍弄明珠。鸞鳩之笑胡爲乎。

重九日。黃徽甫千戎。招陪張浦雲師。金杏南守戎。桂小巖少府。方渭溪孝廉。周緩齋先生。同遊城北榕石菴。卽席漫賦。

琴聲能韻槩能巖。結隊遊山興未孤。爲政自須刈荆棘。（時諸公踏看地段。建設更樓。）寫心何在不在江。湖。莫從東閣題行馬。也有吟囊付短奴。笑我防身剩長劍。打門不怕吏催租。

海雲曾洗眼光來。疊疊烟嵐四面開。最不世情人口笑。誰能遣此菊花杯。風塵同學多肥馬。鼙鼓西州有劫灰。愁絕驃騊選征騎。相傳大將是邊材。（時廣西連年用兵。）

忽忽雙丸等轉圓。去年今日渡藍關。（余去年重九過山。）風光過眼消黃葉。飲啄無心愛白鷗。捧頂且

須千佛字。(時下第。)看雲難定百花山。題糕要待詩豪至。未許參軍落帽還。(時方參軍未至。)
蕭寺閒僧懶送迎。寂寥門巷藓苔生。滿林秋色清如水。萬頃平疇綠到城。遠港幾村浮海氣。斜陽一路打
禾聲。如何重九多風雨。閩闔年來只管晴。(時闕雨。)

兼齋參軍招飲賞菊。集千字文奉柬。

遙瞻東福(參軍所居鄉名。)集羣英。階下黃華映日明。菊早祇因秋月閏。酒來同約白衣傾。幾人笑口
扶霜葉。何處涼雲落雁聲。多感笙歌再招譙。欲從陶令快平生。

重九賞菊。方兼齋參軍囑集千字文。并限陶毛高勞羔爲韻。

良辰賞菊且師陶。照鑑休驚有二毛。處士幾時親送酒。長房無地伴登高。(是日登高。君未與會。)園
林晚翠精神潔。京洛交遊想望勞。約我千杯任行樂。笑人歸帳夜烹羔。

兼齋參軍以重九日送菊花四本。集千字文十首奉謝。

棠舍方寥寂。盟心執賞音。承君遠貽惠。逸氣滿園林。
淡翠連根植。空青帶露移。夜涼月初上。照出葉迷離。
舊跡尋蘭若。相驚背約來。還應剪銀燭。同舉菊仙杯。
操潔宜禪意。空虛合守真。閒眠帷帳動。疑有白衣人。

寓意情增淡。開懷幹未凋。良辰好光景。無日不逍遙。
枝本經霜茂。名因得隱優。天寒歸雁杳。樓外碧雲流。
便欲尋圖畫。城東畏道長。佳兒能濟美。金闕任徊翔。（謂令嗣渭溪孝廉。）
辭祿師陶令。躋丸等矢過。要當務南畝。樂興問誰多。
海內羣英聚。庭間野色橫。和詩索張說。傾耳聽新聲。（謂令西席張先生。）
對物悲秋序。西飛笑伯勞。明年此重九。何處更登高。

楊晴溪二尹七十生辰。詩以祝之。（代）

瀛海欣傳亥算加。安期生棗大如瓜。神仙有福爲官府。松柏無心閱歲華。敢道棲鸞終枳棘。但開笑口卽
桑麻。斜陽誰說黃昏近。散出清光作綺霞。

迴首元龍意氣轟。金張門第薄金珠。棘闈屢盡三條燭。嶺嶠曾飛六縣鳧。（君屢署縣篆。）矮屋似船松
影老。碧天如海雁聲孤。（君甫失雁行。）故鄉事事成春夢。六代江山付畫圖。（君金陵人。）

舟載天南作宦遊。匆匆鱸膾又扁舟。一堂花靜聞攜鶴。四野春深看帶牛。養到大年捐藥餌。傳來遺愛有
歌謳。鵬湖父老相思甚。願種甘棠當海籌。（君篆豐順。士民尤切去思。）

記靖菴苻駐瘴鄉。累君兩月食單忙。敲棋細嚼晨鳧潤。剪韭分聽夜雨涼。輅朽我應唐顯慶。殿巍君已魯

靈光。同搔華髮同彈指。看盡人間選佛場。

小比如來已古稀。碧桃顏色尙嬰兒。早修真訣逢三叟。大好家聲繼四知。仙荔雲紅朝普爵。藕船香靜夜題詩。風前更合掀髯笑。蘭桂森森滿玉墀。

重宿北山寺。見舊題。感賦。

叩門春色尙迷離。夾竹桃花開滿枝。掃榻僧供新煑茗。拂塵僕指舊題詩。夢中得句天應笑。醉後逃禪佛不疑。頻歲頻來嗅薝蔔。搔頭難怪鬢如絲。

登鹽嶺絕頂望海

大壑聚諸水。衆峯爭一天。鹽山三百里。青接海門烟。余亦雲中客。來招塵外仙。安期在人世。蓬島已茫然。

方兼齋通守以殘菊數本見貽。作此嘲之。

眼前無物寄相思。多謝東籬贈一枝。可惜大夫載西子。容顏不似浣紗時。（有西施菊。）
今年陶令太多情。惠我秋光盡落英。慚愧鷄廉失儒義。要將眼福累先生。
落落殘枝尙傲霜。疎疎餘蕊繞迴廊。此花開盡無花看。獨倚西風伴晚香。

憶菊二首。寄方兼齋通守。（并序）

旋家半月。深負黃花。多恐秋色既闌。素英遂落。今聞階下尙存百本。意興勃然。遽欲訪屈陶。慳此幽緒。而以塵事拘滯。不能盡歡。作此二章。以誌懷念。庶三徑徘徊。或來酒客。東籬點綴。不負晚香云爾。

來遲恐負菊花黃。幸我今來花尙香。笑我西風人影瘦。極天秋色雁聲涼。盡情覓句銀盃淺。快意持螯畫燭長。我欲叩門分素豔。捲簾依舊月如霜。

儒冠彈指負華年。歷歷巢痕憶儼然。此地黃花隨意淡。舉頭明月十回圓。（余在惠來。十閱月矣。）採來籬下終須酒。挑向街頭莫論錢。消得客愁添得夢。曲欄千種鎖秋烟。

潮陽道中卽目

論蹄消鐵筆磨鋒。世味深嘗識淡濃。但覺逐塵蠅附驥。可能躍水鯉成龍。齊門且鼓王前瑟。蕭寺聊聽飯後鐘。堪笑少陵懷廣廈。秋風茅屋捲三重。

望海樓晚眺

笛聲嘹唳雁聲涼。秋色蒼然接大荒。萬頃平沙鹽虎白。（惠來多鹽田。）一丸落日海雲黃。雨餘蛟島朝成市。寒重天風夜語桑。雙鬢暫疎難插菊。任人嘲笑過重陽。

別菊。限香字韻。

故園留爾殿秋光。也被嚴寒謝晚香。其美此歸成大隱。要期後會又重陽。霜深老圃憑枝傲。酒送東籬負客忙。錢得高人候寒友。廣平應是舊心腸。

醉菊歌 兼齋通守園中。菊花盛開。時常招飲。作此奉柬。

丁生好飲不得友。時時掄指望重九。冀有南山隱者流。招向西風相唱酬。今年托鉢葵峯下。葵陽主人何清雅。喜借魯望採杞苗。強拉陶公入蓮社。陶公老去花事殘。落落千載東籬關。驀然見此千百本。門前秋色高如山。是時露寒風正癡。城東一輪孤月孤。持螯竟作投轄宴。邀盡高陽老酒徒。主人苦雅儂苦俗。不察落英餐粲肉。出門不覺腰帶斷。仰天大笑南雲綠。安能效腐儒。長作轅下駒。奇想忽發踏破甕。舉頭日月堂堂徂。人生六合如寄耳。胡爲鬱鬱久居此。大鳥三年始一鳴。黃河一曲終千里。主人有此熊虎踪。矩衣匹馬會金門。緇塵滿眼不得意。荷鍤歸臥黃花村。黃花自黃歲自熟。種花時常伴花宿。王宏之酒彭澤詩。貯以腹笥無不足。我當賂君爲花僮。灌園命合安薄窮。恐驚人與花同瘦。會須日日盜君甕頭酒。

病起

略瘦容顏鬢漸霜。閒來擬學養生方。燈前本草模糊讀。簾外秋花自在黃。並世文章愁我劣。百年貧病累人忙。茶鑪藥碗分明在。題到家書說健強。

志更頽唐體更慵。歲闌搜句亦無功。打心鹽米年時爆。撼壁波濤夜半風。病到相如嫌鬼拙。飢侵臣朔信天窮。塵緣祇覺紛囂甚。通脫何時學寒翁。

別菊再得知字

黯然陶令去官時。捲罷珠簾夢亦疲。荒徑正逢人瘦後。西風猶望雁歸遲。杯傾月下頭空插。秋到籬邊蝶未知。約定茱萸會重九。他生莫負晚生姿。

長至日。張浦雲師招宴全羊。賦此奉謝。并柬同席諸君百韻。

射干方蒨荔子抽。高衙兩耳風颼颼。冰筋正結雷發悠。飢渴思啜瑪瑙甌。西江夫子班馬俸。公餘召集應與劉。貴人衣着白氈裘。腐儒無裘雙手揪。鷓鴣烏納相目謀。俱云食指動不休。應有大烹交獻酬。占之于易爲兌繇。大壯三五互體諷。鼠角觸藩非赴讐。樽酒貳簋剛際柔。象取諸需獨相攸。豈知方丈早盛羞。特特牴牾焉得度。跪而捧之珠可求。病庖一睨疾若瘳。奏刀善騷音節遒。諜然解族髓用鈎。封俾有盂池波激。決取精液比決瘤。批卻導竅手若浮。煨臠烹炙先泡洩。腎腔舌腭肩跟喉。蹄乳耳眼參臙臙。剝葱十指疾轉籌。鸞刀一一紛劍割。鑿齒尹熬氣焮焮。文火武火資薪樵。鹽豉汁醬俱細投。鼎鼐調和薰不藉。其旁陳列蛤與蚌。萋韭雜陳香待揉。拒枚餽餽兼麩麩。金君得自何處售。(是日金守戎送麵食。)鳧臙駝羹安足猶。鱸鮓螺蟹直蚬蚌。黔鮓遠遜况蠃螿。炮羔爛胃窮雜搜。間和薑桂除膩油。香糲釋之更

叟叟。大嚼果比何曾優。鬼南廚星炯兩眸。下視下界駭豪酋。驚墜酒旌夜不收。天河倒掛斗漿流。以首仰吸疑滿葛。坐中方干（兼齋通守）量足侯。日碑（杏南戎守）公幹（徽甫千戎）能鑿砮。行觴誰是顧曲周。（緩齋喬梓）侍郎夫豈伏獵儔琪圃山長）吾師髮白壯厥猷。樂則後樂憂先憂。陳平宰肉分必週。今日之政無怨尤。勝會洋溢東南陬。縱不萬古亦千秋。况復觴令嚴逗遛。蝸角大戰走與鄒。彼疆此界畫鴻溝。以子之盾刺子矛。狎坐猜花手作圖。百二十刻均匹速。其始饜飮乃餓彪。終乃紛紛鷹脫鞴。繫余小子亦逸虬。彭亨此腹疑贅疣。未諗腹負將軍不。年年壓線咻楚咻。相從二鳥何啾啾。髮髻自嘆非黝髹。少時上學學歌謔。脫逃恐被章句囚。恨不時常歸牧牛。先生迂滯真可仇。忽忽曠曜逝不留。龍伸螭屈難自由。始信鞭箠皆衾綯。彈鋏猶幸免啣憂。旨酒常叨兕觥觥。張筵竟若岐陽蒐。樂哉馳騁鈴下騶。許余談笑吹笙篴。醉餘箠笠或負餽。衣衣食食硯獲擾。渥受寵異心悽悽。維羣三百聊解愁。饌及弟子根蔕麻。諸公醉飽同網繆。楚人報德應烹猴。否則盞盞齋泥猷。殊鮮兼取江豚泗。以答五穀庶不偷。更闌客散燈影幽。葭灰微動鷄獸歐。會當叱石成千頭。日日鼓腹葵陽樓。

題方兼齋通守牡丹圖（代）

海濱苦熱無異葩。胡爲君有姚黃花。似香非香色非色。森然四壁堆紅霞。生機勃勃精神旺。一花兩花非時尙。三花四花開未齊。以手拂之疑欲放。北人種花開有期。南人繪花開四時。苾芻欲活花口笑。池館

粲粲神仙姿。昨夜北風起簷角。衆芳百草爭搖落。驀然此本傲霜雪。玉佩金裙障珠箔。畫工無心奪化機。瑤瑪盤上堆玻璃。丹青欲比居案妙。寫生不數趙昌奇。憶君前年遊帝京。看花曾過洛陽城。滿山桃李不在意。要向瓊島分奇英。一年一年風氣變。長安人多塵拂面。平章宅內最關情。慈恩寺裏尋常見。自從歸臥東海東。兩眼不睹朝雲紅。生綃一幅寫曉豔。四座習習來和風。陶菊周蓮今已矣。世情嗜好祇如此。旁觀莫羨富貴圖。主人却有山林旨。我來南嶺厭俗態。不見此花今廿年。苦李不食匏瓜繫。驚倒老屋懸殊妍。勸君掛向春風溫。生涯勝種老瓦盆。會須對酌黃金樽。爲君吮墨相評論。千年百年看子孫。

兼齋通守又以金問漁少尉所畫牡丹索題。再賦長古奉題。卽柬少尉。(代)

簷前昨日題春風。春歸尺素色卽空。胡爲妙筆復摹寫。畫非花樣相雷同。主人奇興真勃發。欲把幽齋作香國。摩挲素壁光照人。金粉抱青露絕色。着紙欲浮疑透芳。折枝更有三尺長。雨中明珠走的鱗。要給病目分桃黃。西湖老尉本漁者。何時釣魚罾花下。網來未必作黃蝶。蹴到何須驚白馬。膽瓶錯落佛手圓。點綴瑞果相新鮮。夢中踏甕亦何益。調語未必蒙天憐。主人聞言發奇議。人生富貴要如意。宵深說餅聞餅香。壁間畫龍冀龍至。屬詞比事取吉羊。(圖畫各物。義取富貴平安要如意。皆諧音也。)兩圖相並花骨蒼。彼多直幹此柔媚。得毋與世相低昂。轉慚衰朽鬢似絲。丹青現此花迷離。何當雙鯉寄摩詰。醉來爲寫迴春姿。

芸閣先生書牘下

萍鄉文廷式道希遺稿

寄于晦若

晦若兄長如晤。前月得接覆函。以仲魯兄將到京。擬得聞起居然後發信。乃至今未接滬上啓行電信。殊不可解。巽之遲遲亦未赴津。新吾回京。藉知一切。想日來酬應紛繁。暑熱得無苦也。穎兄海外之行。大約十居八九。惟其意必欲弟與之偕。以交誼論。殆不可辭。而翹翹車乘。良足深戒。意欲請假一年。仍居幕客。似於公誼私情。兩無所憾。但自顧庸猥。亦恐於彼無益。請兄爲我酌之。且論兵事國體之學。於美亦誠無大益。而地優民逸。聊可嬉娛。又非志士之本懷也。湖湘使者。轉旋不易。將來能開電線。行小輪否。晉撫召見。竟不能對一辭。齊虜以口舌得官。仍以此敗。可笑也。閱新疆近日來信。俄人竟以三千餘兵游奕境外。竟不可測。而新疆文武各官。慨然詩戰。有輕視俄人之心。雖不知天下大勢。而義勇可嘉也。戊辰殿撰。因繪圖之誤。毅然以險要與人。豈有棄珠崖之卓識乎。府尹不得副憲。蓋以蝗孽之故。前者薄游海淀。民不患蝗而患潦也。府尹於入見之時。不知爲蝗。欣然而喜。以爲將陞巡撫也。有人告以有蝗則大駭。故其奏對。以爲蝗方游歷空際。未敢遽陳云。壽陽病幾殆。得方長孺治而稍有喜色。濟甯則飲噉如常。而履地如綿。不能着鞢。醫家以爲病尙深也。弟一月以來。錄少作補晉藝文

志。幾十萬言。如此小小補苴。而檢閱羣籍。良亦不易。若過津時。當以稿存兄處。請改削也。順德侍郎到京。宴集頗數。若不南行。當同伊出棚。爲閱一二府試卷。勝於枯坐京師也。頃由禮卿處夜譚歸。已三更不及詳敘。祇請邇安。弟期廷式頓首。閏月十八夜。

晦兄如晤。前數日曾發一函。諒達左右。今日臚唱。榜首則公之同鄉。而吾之同年也。汪子淵賴雲芝寫字二十年。費紙數千卷。而不能成一日之功。龔定菴干祿之書。可以不作矣。李洛才選得龍山。比聞登萊觀察列入保案。可得直刺。如其合例。望可依允。越秀山長。公座師也。前日電來。忽然徂謝。亦復可惜。程其平生。不失靜退二字。弟前歲在粵。頗復雅故。其識解要在張姚之間。兄謂然否。中之到津。想能面敘一切。不盡欲言。容民已到。(廿七日走到。知前兩日出京矣。)仍人署否。念甚。專此祇賀節禧。順頌台祺不幾。弟期廷式頓首。

采兄侍史。陶兄自津回。得讀賜書。並衣料二件。何太區區也。(蘭甫師以爲並字訓皆不可如此用法。弟憶漢書王褒傳云。並獻中和樂職三章。已如此用法。請一檢之。)陶兄述殯儀之盛。以爲偉觀。與慶首行。召南分陝。固其宜也。穎兄使事。其占爲需。在事諸人。若茹若吐。吾兄善悟。可思而得之。然穎兄之長。在不佞不詐。而其所短在於聽言不明。處於今時。故事事見其拙矣。昨者錫山欽使又電求卸任。以弟揣之。恐將得英法。則於事倍難。昔人朝受命而夕飲冰。今之諸賢。皆自以爲功名之路。何其

才具。百倍古人。弟之不敏。竊多懼耳。至弟一身。所謂乘流則逝。得坻則止。誠知庸猥。何敢遠比巽之。而來信兩兩並舉。毋乃過譽而揚之九天乎。皖撫又爲御史中丞所劾。此次推波助瀾。題中應有之事。卽無此奏。而廬江知縣他日訐告。亦必不免。新疆之事。竟至坐劉尙書以不應妄設卡倫之咎。一何謬戾。崔烈棄涼州之議。復見於今。他時俄人東西並進。屏蔽全無。任事者將受其弊。而今時首禍諸臣。墓木朽矣。元子之歎。責將誰歸。前者問吾兄選期。或云在笏卿前。或曰在其後。果得一職。誠能供職京師。以不（案此處似有奪誤。）又來示引敦體二字云云。此未合千年以來事理觀之。吾兄此等見解。欲以刼持一時之口則可。欲以洞觀天下之心則不可。履虎尾而啞人。百數十年來。其誰不惴惴。然廉恥之道盡矣。吾兄通儒。猶作此語。殆近日聰明泯沒於簿書之間。不復知批牘示諭而外。尙有人心也。弟於穎兄。誠如來示。雖受謗何所不可。且及其尙壯。亦深願爲海外之行。以長學識。師相之訓。良合鄙懷。使久居京司。疊掌文衡。以至卿相。誠非其願。聊復云云者。寒隴寥寂。與兄盱衡古今。猶似許樓虞寺相對之時。不復知世上更當有何事耳。容民不南行否。念甚。餘不一一。祇請箸安。七月廿九夜。弟期廷式頓首。

采生兄長。前信久未得覆。以吾意爲謬耶。長夜無事。聊以相聞博一笑耳。兄好言本朝掌故。弟好言歷代風氣。此始末之異也。順德侍郎將按臨天津。弟有紙四張。價本五兩。請侍郎師書以備刻石。乞代爲

一催也。公穎危得駐藏。（弟意駐藏惟廣東按察最宜。兄謂然否。）仁和論及。而慶邸抵之。可謂相愛。孝感侍御劾戊辰殿撰。信是好言官。而掇拾及瑣事。則類明人攻訐之舊習也。陶安本月驗看。下月引見後。即可起程。今年伊已四次到津。真飛去飛來宰相衙矣。帕米兒俄兵已退。而涼督始奏送地圖。其地有溫泉。足水草。甚足可惜。又劉毅齋所奏設卡倫檔案。今始檢出。亦可笑也。兩月不得節菴信。聞伊遊黃山岡。前年聞伊以安徽山不肯往。今乃遇曲赦矣。（此二字翁穀甫所言甚切。故用之。）吾鄉欲行小輪船。接同鄉公信。原呈無故將弟等在京姓名親到。亦祇可聽之。比又聞爲江督所駁。未知信否。北洋曾見原呈否。幸告吾。夜深不及一一。專請箸安。容民同此致候。弟期廷式頓首。八月十七夜。郝尙書予諡。想已知之。擬者以清恪誠慎四字進。

采生長兄左右。謝蒼平來。知兄患癱。此屬末疾。故未牋候。今日得讀來示。具悉已愈。以弟言之。久坐不行動。當係致癱之由。歲莫無俚。何妨來京小住一月。以爲行散之舉。度府主當慨允也。陶兄本日出京。携兩妾一子。悵惘而行。天寒道遠。彌復可念。此雖下策。然徒淹京曹。適爲無策。故不阻而勸之矣。穎事未能卽發。而開學連漂兩缺。勢利之徒。頓覺冷淡。穎兄自筮仕以來。其寥落未有如今日者。平心而論。拙宦二字。誠不能免。然不攀援。不卑屈。終不失爲士大夫本色。毋庸悵悵也。兄觀人之術。較勝於弟。然於朋輩中。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能盡者亦至多。穎兄事與藹青。其得失亦相似。

要皆可平流進取。而未足當盤根錯節。此可吾二人言之。而不必告人者也。今之時勢。進退之間。何可不審。何可不預。若來去自由者。惟我等江介孤生。志無所求。氣不肯下。差足傲一世耳。世族高位。豈足語此。西事兄信所云。乃俄國之慣技。其政府且認錯其邊境。且進兵謀人疆城。莫巧于此。兄以爲其誠邪。亦不欲措詞而以此塞弟之問耶。戊辰被劾。覆奏卽其所自爲。可笑之至。戶部滿左侍郎。近以爲上設琉璃屏風。慈聖聞之怒甚。令其批頰自責。久乃教出。而褊扇遂撤。卽此一事。而慈聖之力遵舊制。聖人之恪敬慈訓。舉可概見懿美之事也。吾鄉小有兵事。奏報頗不實。總兵申某。亦極爲騷擾。大安里爲吾鄉南路。武功山縱橫近四百里。其匪首祭旗時。凡九千餘人。大風折旌。散者過半。得無大害。然知縣顧家相。不惟不撤委。且當優保。謬矣。弟得信較遲。則且可寘之不問也。延理少召見時。上頗稱其奏考據詳明。而召見揔理大臣。又怪揔署之事。何以外間能詳聞之。此當有先入之言也。西行之說。此時且可不提。究之於仕宦絕無益。不忍峻拒者交情耳。處今之事。立身之際。不敢爲名。仕宦之途。不敢求達。思之爛熟矣。寤寐之間。自覺愉適。但不欲爲他人言。恐反以爲矯妄也。一笑。覆請撰安。十月初三日。弟期廷式頓首。

采生兄長。前半月許。曾發一函。計已登覽。十七日美使忽放蕪湖道。聞當時承旨。係卽賞四品卿銜。爲出使大臣。仁和以舊樣更正也。嘉定侍郎卽日至其壻處。（有成九郎中聞之。）亦大駭詫。以爲不在

單內放人。爲總署向來所無云云。且謂穎受傷甚重。穎今日見慶。亦云不詳何故。可速打聽云云。據此推測。可以知十之四五。惟頗難作善後文字。現與之力籌補救。曾文正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者。非無可爲。然穎兄心力不緊。精彩不揚。未知能猛加鍛鍊否耳。至交之中。如張大員外。志四太侯。皆亟願其揚於王廷。字號有屬。而二人皆癡獸漢。所失不同。而不可以處變則同。奈何。弟與巽之。前半月已料其深不妥矣。周侍郎陳御史（懋侯）皆病（聞陳希齡亦平。）一時許而卒。柔脆至此。亦甚可詫。林御史前月底有奏言極切直。聞有乘輿篋之意。惜未得其詳。今歲不能出京。祇可作消寒會。習白摺。作試帖。以盡本分。每日讀經書白文數十葉。頗覺有益。惟窮窘益甚。度津門亦無可爲。故不復作妄想耳。容民近日興會若何。念甚。餘不一一。專請箸安。弟期式頓首。十月廿日。

采生兄長。前數日得接來信。未及卽復。河冰已合。歲莫極遲。悵何可言。穎兄之。亦不必深求其故。但孫武所言善敗者不亡。故勸其以堅忍爲處敗之方。固無有高於此者。前月林御史（閩人）一摺。論及官寺。以爲此輩小則鼠竊狗偷。大則招權納賄。離間骨肉。邇來有美缺美差。皆先聞應放何人。已得某路。旣而皆驗云云。詞極切直。其不繼義烏而去者。可謂幸而不幸。比來洪豐復劾永氏一事不發。而劾貴同年閣讀一事。則已將杜權拿獲。（摺中言其交結。）少司寇面上大不好看。先派翁懷。昨改派漢軍協揆矣。豺狼當道。而所問者獲魏之類。深爲不滿人意。楊藩霖事。誠如來示所言。江督挾前嫌。於

吾鄉之人。皆以刻待。其鄙賤之故態也。嘗言湘中諸人。於中興最有功者皆前死。雍容而享其成者。大抵皆李蔡爲人在下中耳。江督最無功。而仕宦最腴美。觀其所爲。較張靖遠相去幾許。尙弱於開縣。遑論其他。俄使詞勁。在九月廿三以後。摠署未覆奏駐藏摺時。尙稍透迤也。攷之前史。新疆與西藏毗連。本有大路。俄將來必開通此路。珂鄉邊防。十年以後。棘於滇粵。前函不爲預諫。正恐高加索人輿地之學。勝於忙兀兒。籌之舊矣。白摺久未寫。向來亦少寫。且結體太大。不能縮小。無足省觀。扇面未寫。每晨溫經如故。來函贊易詩之文彩。當時昌黎讀書之法。當與兄同。弟意不到此也。徐仲虎來京屢見。三十年洋務大師。而落拓如此。度吾師相必見而哀之。聞伊有應保之案。未知是可辦否。拙而謀進。彌不合時宜矣。昨晤左刑部。伊又云。選缺依散館名次。兄乃在前。將見缺矣。如是能來供職否。若出缺早。尙有考差。請聊一查之。巽之近常見。貴同年陳鼎封奏。其初傳者以爲有罷科舉等事。其實乃以伏莽甚多。宜勤戈獲耳。此等言語。與禁非刑亦不相上下。宜其姓字之相近也。夜深不及多陳。手此敬候興居曼福。十一月初九日。廷式頓首。

采兄如晤。得賜海圖後。久未復信。意欲俟七月。乞假南下過津。而譚一切也。廿二日命下。典江南試。非才重任。惶悚異常。又不得與兄商酌。有所祗承。必有負乘之誚矣。願之尙無消息。深爲盼望。穎兄則東直及春闈皆可望。途選較寬也。弟出闈後。當請假回籍。明年開河。由海道回京不遲。好在又是

閏二月。時日不迫。今日得家信。寶書寄來課作數篇。此子蒙允隸門下。實爲厚幸。其筆路似尙可學。唯制藝及書法。未有門徑。今年方十三。遲一日學習。尙不爲遲。乞兄以餘暇批改一二件寄還。孩童見獎勵語。尤爲踴躍。公乃今之六一。惜後生難望和仲兄弟耳。都中霖潦成災。景象殊不佳。又煩師相頌畫矣。頃定七月初二日啓程。到南後須向陶兄妥問尊訊。望致伊信時。略示教言也。手此敬請撰安。六月廿五日。弟式頓首。

采生兄長如晤。不得信五十日矣。軍書蠶午。想無暇及此也。容民近况何似。至爲懸念。八月初一日啓程來京。不改期否。甚願得一譚也。陶菴今年以來。家信亦無一字。真不可解。聞信局言。近數日絕無輪船到津。亦未知信否。十年以來。文武嬉嬉。釀成昏濁世界。一旦有事。瞠目張口而不知所爲。固在意中。管子八觀之篇。外夷讀之熟矣。唯事乃出於不得無理。但恐因以騷。或致吳廣陳勝。嘯聚澤中。則憂方始耳。此所以夜觀乾象。晝察人事。而不禁獨坐歎息者也。都中論說紛然。見聞亦雜。視辦法越時事。人才猶覺不如。奈何。餘容續函。專此敬候起居。祇請籌安。不一一。弟廷式頓首。

晦若兄長如晤。昨得賜函。敬悉一切。年事已迫。客居最樂。一室獨坐。輒有橫遶四海之志。但恨酬應紛冗。撥其神明耳。帕米兒一事。以乾隆內府圖核之。實在界外。以皇輿西域圖志攷之。則實在界內。且無論如何。俄得塔什干全部。而我僅得帕米兒一地。亦何必額外克己。必送與人。師相信來。左兵氣

沮。既而曰合肥老而忘事。安能如此。此必其幕府羅與于爲之也。左兵爲公堂官。公懼否。一笑。前數日。陳督五百里請辦邊防。疆撫又有電來。云俄人已再進一步（此約其辭。原電地名未悉也。）矣。本月十二日。徐大理疏劾樞臣招權納賄。聞其疏亦以左兵發端。言貽誤邊事至此。而樞臣漠不關心。摺入。上色變。遣人持白西朝。西朝曰。令他們自己看去。又云。看完仍將原摺送來。是日樞臣退朝。顏色沮喪。以弟度之。明年邊事若起。必掣動大局。現在京師欲疏劾左兵者。尙紛紛未已也。順德侍郎屢見。數以相法許我四十六歲後。當爲四十萬金富人。其外甥相我。云當十倍此數。順德素貧窶。以四十萬爲極詞耳。兄試亦以相法論之。我應有此豪富否。詹事使事。盡人力爲之。世事元黃無定。今時王大臣不獨非用人之人。亦併無沮人之才。真所謂奴輩耳。運氣若來。稍施伎倆。玩之股掌矣。兄何足多慮乎。仲宣觀察未見。直隸水師學堂及稅務所譯各書各圖。易購買否。頗有欲得之者。仲魯書來。無悒悒語。優差之兆。於此可徵。昨得江西信。小兒能作五百字論。雖無可採。而筆氣尙暢。請兄一閱。今年十二。稍長卽受業兄門下。庶望禮堂鄭學。得一二之傳也。滇邊息馬之役。弟處絕無圖籍可考。未知洋人言印度緬甸事。有無成書。（見西士加尼書。弟曾抄錄。亦不甚詳。）乞示一二。如有新印輿圖。尤望見賜。師相致摺署信。能言大略否。餘不一一。專請年安。臘月十九夜。弟廷式頓首。容民均此致意賀年。采兄如晤。臘月二十四日。乃得十月二十六日賜書。郵政不修。淹滯至此。開緘發讀。有如覲面。欣慰

無似。惟鴛鳥卵竟不見惠。失前約矣。一笑。在鄂時。聞星海云。得仲發信。時時見公意氣舒閒。迥異曠昔。九萬里之風濤。足以增人意氣。與仙山樓閣。正復無異。惟臨睨故鄉。令人悵鬱。此事百年以內。恐無可以適志之一日耳。弟出京後。身心泰然。平生不計毀譽事。既爲逐臣。尤不當與聞朝政。故邸抄中事。非得申報漢報。未嘗一觀。八九月中寓萍鄉。則如居深山。與世愈隔矣。公度事閒又有轉圜。是否。出使以言語爲重。羅伍二使。殆以此也。仲魯臘月間忽銷差。大不可解。處膏腴之地。爲人所指目。誠不如卸去爲得。但回金陵後。不致賦閒方妙。星海去焦山度歲。聞開正回粵。亦是長策。來函論蘇詩。具有深意。弟平日喜誦杜樊川文石陞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二語。迄今思之。正如預識。然不厭於萍鄉館之牆。(弟行後十餘日。而所居之室。夜中墻仆。)不沈於安和船之觸。或尙無獲罪於天之事。差自忱惕无咎耳。今年仍回萍鄉度歲。明春局面稍定。當可出遊。萍煤頗有起色。雖餘利無多。然能依例而行。一年所需。尙可取給。頰兄隨處維持耳。佛法云。冤親平等。耶蘇之說。則愛極讎仇。其詞與孔子以德直報怨之說略殊。然其效則蟠天際地。所願與公共勉之。一切愛憎爭競之心。弟十年來消除略盡矣。近作有談仙詩五百字。伯嚴極賞之。又有詞五六首。天寒未能寫寄。中原舊學。行將廢棄。然吾輩貞元朝士。豈能改面目以徇流俗。處必窮之地。正自無悔矣。寶書於學術流別。正知一二。惟出口不清。作中國語言。尙有不審的處。外洋音韻。析極豪芒。非其所任。九弟到關。當在一二年間。此

等應有盡有之事。不必論及時世也。子培子封昆弟想常見。陳次亮請假出京。聞於樞署有未洽。未知信否。令兄明年能考小軍機否。既已在京。便當循例趨公。不可非驢非馬。徒事落人後。而在己亦鮮謬當之義。想拙規尙可聽耶。歲暮天寒。不能一一。專覆敬請台安。順賀年禧。臘月廿四日。弟廷式啓。

采生兄長如晤。去臘曾發一函。計已登覽。自十二月十二至廿七。封事之多。時局之變。又將與前十年同。此如傷寒傳經。當事者亦不自知也。新正感冒。不能出門。徐仲虎有稟一件。託弟奉寄。其機器局保案。已於十一月廿五奏准依議。今文報局保案。求換底銜。并欲得儘先卽補字樣。弟於年終。頗仗其力。不得不代達台端。或能爲之着力。或能先爲奏請。皆感謝無既。寒熱大作。不能詳盡。專請大安。順賀新禧。不闕。弟廷式頓首。正月三日。

采生兄長賜覽。十三日得接惠函。詳盡周密。如獲拱璧。弟病至今未能盡愈。右耳作響。飲食未能復元。故尙未出門。他無所苦矣。仲虎事承示照辦。感荷之至。伊日內亦擬赴津一行。穎兄使事。去歲六月以前。確無異論。七月邸意始搖。度其故仍似有人齟齬之於西朝者。故派恆農以後。邸中再三（并託志覲來言。）囑其自己打聽原故。非盡警言也。若開學能得。微事已解。則西臬雖有左兵之援。亦正非不可與爭。兄意以爲然否。進宮庶云。去歲召對時。上頗以左兵爲非。特恐開邊釁。故且聽摠署爲之。以觀其究竟。并告以已召劉錦棠矣。蘇臬貪吝小材。何能任邊事。孰爲推轂者。近於荐李元平矣。溫經至

左傳。兼讀正義。至今甫畢。其載管夷吾事。開口便說我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六句。一部管子所說不到。令人千載神旺。此明信片異才也。至凡例書法。往往不可信。後人附益。以求其書之傳耳。病中無事。又擬義山一詩。別紙錄寄吾兄賞之。仲虎議院章程。其前半誠傑作。後半稍懦耳。吾中國將來。能差勝印度。不化爲奴婢沙蟲者。必有奇偉絕特之士。糾集民會。聯爲一氣。而後差可自立。此時未有端倪。十數年後。且看變故若何。因而用之。百年之後。可以大效。疆場之事。無可挽回。此則匹夫之微。與有責焉耳矣。今歲考差。若能僥倖。頗欲得滇蜀。未知命竟若何。一笑。病乏不能多寫。專請撰安。不傷。正月十六日。弟式頓首。

去歲高燮曾習志清皆言內監招搖。近日竟稍戢。亦一效也。然克們率與劉太監親家則超擢矣。

初八夜到滬。途中風浪靜謐。無口長江。天贊歸人。以爲深幸。吾兄到杭。計已一月。吳山立馬。湖上騎驢。凡幾度矣。能來滬一談否。當待兄覆信定進止也。淵弟失偶之戚。庶有時衰。亦宜駕言出遊。以寫憂思。深望同來。易五弟在塘山一見。其南旋尙未有時。應阜之遊。似可不待彼矣。餘容面敘。不盡區區。肅請晦若兄長台安。淵弟同覽。弟廷式頓首。初八夜三更。

采生兄長。久未接書。念甚。弟病亦久未愈。至今右耳作響。病中無俚已極。時邀仲虎作伴。故緩其赴津之期。今聞文報。保案已到。伊欲見師相親謝保舉。於本日啓程赴津。伊感謝吾兄（再伊此次欲就近

引見。一切如有可爲。望兄與津道妥商。至感。並譽其文。尤屬喜不自禁。此次意欲在直隸當差。弟以爲乃正辦也。方今洋務人員。惟師相能知之而用之。舍此將安歸乎。其柄運江南者近十年。乃適見拙耳。伯愚兄補閣學後。召見詢家事甚悉。并及陶兄之改外。又問其家人之皆好。可謂親切之至。詢及通洋語否。又論帕米爾事。上言近來準良有一摺。考究甚詳。穎對亦頗簡切。仲虎略知之。當能述也。穎兄夫人病已數日。故未作書。徐大理劾鄂督。牽及粵事。南皮驕恣。又辦事極無條理。固必有論之者。然大理亦略過矣。獨不念大學之似中庸乎。康成入室操矛。得無類此。一笑。英法簡使。尙無信息。穎此時氣機尙暢。故靜專以待之。平流進取。要自不妨。不值爲此受挫折於權要也。巽之出洋事。殆作罷論。宏農幕中。頗多不識字人。可笑之至。久病初起。春風煦人。鳴鳥相喚。小花將發。待仲虎還。尙欲爲西山之遊。人生行樂。及年歲尙壯。腰脚方健。當暢爲之。若齒豁頭童。仍守妻子。戀富貴。當爲武陵桃花所笑耳。病中隨手作筆記得四卷。亦頗有可采。他日當呈覽。胸懷卓犖。自謂是贊皇一流人。所不逮者。彼能記平泉之花木耳。兄聞之。得無軒渠一笑乎。拉雜無敘。聊當面談。專請著安。萬萬爲道自愛不宣。二月十五日。弟功廷式頓首。

采兄如晤。日錄收到。釋禪波羅蜜封寄。（此書功夫有次第。其空發論議者。稍緩閱之。何如。）去年以來。隨時所錄。有純常子枝語九册。就中可取者不過數十條。今來人似不甚可靠。俟託容翁（尙未得

見。〕帶呈請正可也。伯愚神論。實以救護月食時。誦周學熙文以爲佳。遂爲閱者所惡。故原奏以周爲正文。其實高陽必欲真一等。非出於廓也。尊奏係指嚴察翰林八人一摺否。朝論亦出兩歧。然比來詞館諸事。辦者皆頗失體。東海院長胸中。文昌呂祖故實居多。於國故不甚措意也。近事頗有足述者。匆促未能詳書。大約以爲樞廷比來循謹緘默。事斷自上者特多。欲強主威。誠英明舉措也。餘未能一一。簾官單想已得見。吾鄉三人。然能餘波爲王侍郎所取第一。竟不得一分校。不可解。舍弟覆試三等五十餘名。不四等。幸矣。手此敬頌台祺不一。弟廷式頓首。三月七日。

采兄如晤。〔又卻夢不欲求盛關道。委解銅來京。事可行否。乞示。〕本日得接來示。又前信亦接到。可不必追究信局矣。禪波羅蜜實有工夫次第。兄謂不解。得無嫌其淺近耶。若然則大智度論義蘊宏深。宗鏡錄詞條豐蔚。二書皆一百卷。宗鏡未攜來。稍遲當以大智度論餉公也。弟皆曾讀一過。略識意趣而已。若仁者讀之。必能窮源至阿耨達池也。陳蓉老亟欲見之。場前遣人詢劉戶部如輝。則云不知其住址。但知在崇文門內賃小寓而已。場後亦尙未見。而來信云二十內外出京。或竟不賁臨。又無從往候。奈何。湯世叔意厚。又名德世族。豈有不願之理。俟見蓉老時。方能悉其詳。又小兒制藝。向來未令其學習。今寄來數藝。亦甚劣。恐不足當湯老世叔盛意耳。〔尙有一篇未改。今特寄上。請兄批閱。是幸。〕菴老一摺。亦至今未悉。穎兄前日召見。聖意甚厚。前者長秋謝恩一事。不被詰責者僅一人耳。陶安

聞又病足。差事尙未得調。奈何。舍弟闈作不佳。殆無可望。若有運氣。亦當是乙未進士矣。餘不一一。覆請台安。弟廷式頓首。

小兒讀書似可有成。近雖議婚處多。弟在家皆謝却。以爲俟十七八歲時。此子果有成就。再議不遲。不至誤人家賢淑也。承示一切。自是所願。俟見蓉翁後。再作書商之家人耳。

晦若長兄如手。今日晚間。得接信局第二函。其第一函則不知何故遲滯矣。容翁亦未見。唐書已於前月廿八日。用兄言充常熟師處土宜之用。來信已無及。又不知張老世叔係需此書校勘否。昨聞繆小山前輩尙有兩部。一佳一不佳。似可用也。湯老世叔事。俟容翁來。始得聞其詳。佛書有摺差來時當檢寄。然我等性根。似皆近宗門。教下事亦固當講。而旨歸總在隻履西歸之大師矣。兄欲閱書。以何等爲先。若以有次第而論。弟當先以釋禪波羅十卷奉餉。餘取次以觀可也。都中浮言極多。然驟如風雨。其來無根。幻如烟雲。倏起倏滅。徒亂人意。以此觀之。雖欲人海深藏。亦不可得。乃知東坡所處。猶是盛治之時。故作此言也。有買山之費卽去。何待三年。卽今歲不得差。亦欲行。并不欲計有費無費。必以去爲得計耳。九牛一毛。何補而必在輦轂之下哉。餘不一一。覆請撰安。弟廷式頓首。

晦兄如晤。容民行時勿遽而別。故未攜書去。其實一無足觀。不足供海舟之賞翫也。今年大考。爲二十年未經舉行之典。弟交卷尙早。聞西刻上遣內監催促交卷者再。公穎奉派閱卷。至此時四點鐘尙未回家

。其等第無從摘鈔。容明後日再發信何如。又聞此次不令閱卷大臣先拆彌封。一切俟引見後再降旨。未知確否。餘不一一。覆請行安。弟廷式頓首。新吾卷子甚好。可望升遷。

晦兄左右。摺差去時。略塗數行。其時尙未得信也。四點半鐘。廓軒閱卷回。始知弟名忝列第一。且云未閱卷前。硃筆特寫文廷式一等五字交下。踈賤小臣。忽蒙此非常知遇。將來不知應如何圖報。實深惶悚。又周錫恩陳鼎崔國因費念慈陳光宇五人。（廓云原諭次第如此。）奉特旨勿庸取列一二等云云。及閱定進呈。則周由二等改三等。曹贊善由三等改二等。至兄所欲探各人。廓已略爲注出。有不記憶者數人而已。茲寄上吾兄。初三起程以前。尙可望一信。又此次二百八人與考。一等五名。二等七十五名。三等一百廿六名。四等二名。餘不一一。手此祇請撰安。三月廿七夜。廷式啓事。伯述世丈。容民二兄。均此致候。

采生兄長如晤。前數日得接賜函。仲虎到京。又悉近況。紅蓮幕府。俄已十年。雖有栖遲之思。然足羨東南之美也。吏部稽勳司一缺。又爲崔澄寰選去。度兄他日卽得補實。亦未能供職曹司。此可不亟亟計較也。弟與熊餘波李木齋兩鄉人。日日在廣濟寺。寫白摺。作試帖。恍然憶戊寅己卯間光孝寺光景。然觀河皺面矣。天下事何足控搏。乃知莊生所云。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者。真善處人間世之法也。星弟來書。言香濤尙書去志甚決。此生有官癖。勇退非所長。又云。許閣學信。言俄人鐵路若成。卽與中

國爲難。明年必當揭曉。此事兄謂何如。山西荒年。不異丁戊間。來自晉地者。萬口一辭。以爲護撫釀成大禍。貴鄉少年專疏劾之。尙合公論。惟言官不言。而發之於輕俊之流。斯兩失耳。濟甯尙書。骸疾未痊愈。然入春以來。言者謚如。其有所憚邪。弟前見之。與之論詩。極稱荆公古詩。又言其對仗工穩。其所論乃與兄多同。此於文事實有工力。恨多比匪人耳。弟欲得羅道台所繪地圖一分。未知應用錢若干。請兄爲我致之。伯愚四兄自得閣學後。聲氣頗通。度其出洋一席。亦無必不可得之理。而以弟觀之。則大半失之。此時都中皆桂臬不來。舍是奚適。弟統察數年以來政事。略知其故。兄謂何如。陶兄今歲已派闈差。若無留戀秦淮之意。優差自意中事。弟今歲若戰不得勝。七月便當措資斧出京。長安非實人所能居也。杜牧之詩。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二語弟平生所慕。嘗再三誦之。耳鳴已愈。作字甚苦。又文字之苦亦頗繁。不復能一一宣備。仲虎感激盛情。言之不容口也。手此敬請撰安。四月初三夜。廷式頓首。容民同此致候。

穗生兄長如晤。二十日觀海。當歸來也。海中風起浪涌。卽念念生滅。月照波澄。卽念念止觀。萬水不離一鹹。卽萬性不離一識。於此歸來。想所得不盈掌握。而洞徹大千矣。容民出房而不售。張巽老頗爲得人。聲譽絕然。想已知悉。弟月內當補缺。又將充講官。皆才所不任。恐懼實深。又輿馬衣服。亦力所不支。奈何。望兄有以教我。考差事畢。亦懶於刺探消息。聽之而已。皖撫爲張次山御史一劾而去。

蓋出自宸斷。新授李君。則合肥師相舊所識拔。近能吏也。四川事戶部於鹽款亦列參。鍾御史疏。醜詆尤甚。非吾舊居停所能忍受。以弟測之。卽不開缺。亦當疽發背矣。此二十餘日事。兄之所知。必多於弟。故不復一一致詳。夜起將引見。聊書一一。以代面覲。敬請撰安。并望代候容民。不盡。四月廿一夜四鼓。弟廷式頓首。

巽之日內當有信。已屢促之矣。

采生兄長如晤。前日得接賜函。拜悉一切。陶兄電報亦至。以本月二十到粵矣。其改官一節。爲國朝二百餘年滿洲未有之舉。而在陶兄則不得不然。蓋以手顛則難於大考。以足疾則苦於傳班。誠不如外任。尙可作高文良之望也。幼樵世叔下顧寒族。俯及昏議。驚喜過望。所不待言。惟去歲弟還鄉時。已爲幼妹辦理婚事。適同縣優貢知縣彭樹華者。今得來書。恨不得更有一妹。望兄婉達感謝之忱。是所深禱。弟散館之賦。無一字不庸。無一語不俗。較之兄之所作。不啻天淵。而濫列第十。可爲內愧。弟平日於試事。從未有慘淡經營。求必勝之心。而得以无咎。真衛青之天幸也。容民血症復發。日內未能赴津。其意欲南歸。度師相必不放耳。旅費一節。承問感極。弟乃長貧無可救藥。告窮又非所屑。其不餓死。亦將必有天幸。姑爲待之。若一夏無法。秋涼再擬南行。亦未可知。淵明所謂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少陵所謂艱難爲遠性。于請傷直性。二者乃時時交戰胸中。未知所稅駕耳。公穎遠行。果如願否。今

之使才。大抵且做且學。如秦皇求仙可矣。何必深考邪。夏會元散館名次。正與兄等。其前者深公殆亦有針芥之合。如開有爲之道地者。或不至如前車之覆。亦未可料。吾鄉江關一席。幾以十萬得之。視彼潼關。數盈三倍。沿江二千里。竟得若此者四五人。淪胥以鋪。翹足可待。吾兄猶或宋或唐。忽而夷甫。忽而安石。廣徵古事。弟皆以爲無常於事情也。前與容民言。吾兄每遇一事。必有多少成案舊樣。填委胸中。弟以爲兄不獨成案爲累。卽新聞亦爲累。境雜而神疲。恐無人無事之時。亦皆苦境。不獨天津足病。卽保定亦足病矣。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敢以此爲箴言。今日游南河泊歸。甚覺勞倦。不盡百一。覆請撰安。弟期廷式頓首。四月二十二日亥刻。

采兄如晤。來函書法極佳。足與日日事小楷者一戰。對者固不可測也。崔澄寰此次選缺。太爲取巧。前子培已函告我。知兄雅人。不斤斤較此矣。徐仲虎事。弟以爲合肥一奏本在可有可無之列。（弟如託人辦理。仍可引見兩次。爲特旨班也。）伊拙人猶刻舟求劍。行年五十。而踴躍若此。正坐不知機耳。一笑置之。來函云。桂臬之名。已先告英使。未請旨之前。何以遽能預定。豈全由執政。可不俟上裁耶。數語則洞中事情。果然廿九日具奏。忽奉嚴旨詰責。併詢其何以先告英使之由。當時樞臣。悚惶無地。聞密致譯署。或有仍以廓應詔旨之說。事之究竟。雖未可知。然欺蔽以干上怒。度諸臣不能不任其責也。弟察此事。必仍電詢肅毅。其如何幹旋。弟亦略能預知其術。此時且不必明言。考差事竣。人言某人

取。某人不取。紛爲蝴蝶。士大夫眼孔如豆。此韓非子亡徵篇所未及也。大考差題。爲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詩題河留鳥篆斜。得留字。星海書來。所生之子竟殤。亦甚可惜。鄂督事三奏皆明發。深源朱山。略有一二比擬。然識度清節。兩不如也。將來唐撫之銅。與之並稱。則爲銅鐵郎舅。可與冰玉翁塔作對矣。天氣驟熱。賤體最所不宜。今日遊南河泡歸。略有倦意。（日間已屬巽弟發信。想能詳悉。）不能多寫。肅請撰安。并賀節禧。五月初一夜。弟廷式頓首。容民兄同此請安。

今日風厲。灰塵障天。由署歸。得惠書。知悉種種。第二人作巡撫者。尙有王文肅。（曾撫廣東。）與弟甲第名次大考名次相同者。西莊而外。尙有莊侍郎（存與）徐閣學（頴）。及今兵部尙書。吾兄所舉。特從其略。願時移勢異。惟務修身而已。豈能蹈襲前人哉。講官本當前日引見。後以是日引見太多。臨期撤去。改初十外矣。召見卽起明日。今年差事。未知可望否。若能見用。心之所喜。唯在廣西。以其地僻而是非少。勤於職事。可以三年無過也。弟平生無他事長於人。唯常循止足之分。茲晨遷擢。已非所期。吾鄉鄭都官詩云。五湖烟水非無意。未去難忘國士知。但欲夙夜圖一當以報國家。則奉身而行。得所藉口。此語僅爲吾兄言之。容民而外。慎勿使一人聞之。哂其迂妄也。魯事度必無他。李秉衡之起用。多謂徐大理保摺曾及之者。貴同鄉閣學之超遷。亦由此也。薛使之摺。於揣摩率臆。兩無所當。方今人材。於中國事猶隨塵霧中。况以測度四裔耶。孫子兵法。以知己知彼爲要義。吾且欲得知己者與

之言。而遍國中無與立譚矣。巽之信聞前日發。及今想已到。伯述署大名。何時到任。其所言結嫻事果何如。餘俟續述。專覆祇賀芹禧。順頌撰安。五月初四日。弟廷式頓首。采生兄長史右。

采兄如晤。頃得賜書。知微疴旋愈。甚念。講官遲至二十四日方引見。如不翻牌子。便可望得。必有所陳奏。但恨文筆荏弱。不足以達其所見耳。東方事已竣否。都人議論。全神在辦慶典。圖保舉。不甚留心邊事。或謂東學黨之東字。卽屬日本說。信否。又言日本近尙添兵。將來極費唇舌。信邪。葉提督於兵事若何。張狀元以爲吳壯武誤用之。亦恐非篤論。此事弟僅得一二傳聞。未敢臆辭也。錢法極弊。每百金用不及八折。旅人病之。能由直隸津海多運制錢來京。亦救急之善政也。洋務有無應議之事。如承教示。將以揚之王庭。幸無過客。前書吾言止足。卽不借官職。不戀名位之根本。兄勿視爲兩事也。幼樵世叔精察天人。（又前聞撰有講官章程。亦望賜錄。）亦望代爲求教。西苑增修事。得常熟諷言而明。聖明從善爲轉圜。準學士疏實已在後矣。且海書言。頭顱痛連肩胛。陳按察醫之未效。擬回焦山養病。未果。王編修以愆言。實甫志在殉母。投水者再。入寺者一。近又患癩。義之云。癩何與盛德事。似此則廬山終不能住。吾兄欲得一山。此須如佛家授記乃可。大福不易得也。一笑。餘續函不盡。專請撰安。五月廿日。弟廷式頓首上。容民同此致候。

采生兄長如晤。前數日。得接手書。棟鄂哀皇后行狀在南省。未帶行篋。伯希祭酒所藏刻本。又復難覓。

。只可遲之異日矣。蘭甫先生集。家刻已成。與星棣編本頗有同異。曾見否。雪花一篇乃絕作。而家刻不錄。豈將別出邪。說長白山一篇。則惟家刻有之。以本朝龍興之地。爲在漢封域內。乃定論也。叔裕文集未見。聞蒯禮卿稱其觀海賦。今證以兄言當信。英使一事。合肥師相本無不合。洩漏二字。非上命意所在。又并無責合肥之言。總署講張爲幻耳。都中人人所知。不復詳述。此次考軍機章京。本擬電告吾兄。因征南幕府不可無君。故竟不發。張次山侍御。聞尙有一片。劾鄂督任用私人。信否。穎兄興致寥落。然其爲人不能深與人結仇。是所長也。試差已放過半。大約無可復望。七月擬南下。過津來當可劇譚。惟患窮耳。差本非願得。公謂如何。一笑。專請撰安。弟式頓首。五月廿四夜。

廿六日得來教。引古察時。致可感佩。仲寶練習彝章。君卿深明典禮。非兄誰爲我張目者。至弟當時之爭。實不願以國家所進之士。行禮卑於陪臣。其實鴻臚所贊。竟未沿誤。前此往復。不獨禮部司員。昧事妄譚。卽弟亦徒增詞費耳。平生行事。不計利害。况此區區周旋之地乎。有不相諒者。聽之可耳。前函所述。乃弟素志。非有激而言。而兄來信置彼論此。微失其指。今專以一言奉問。弟與兄相處殆二十年。自視不明。以兄觀之。將來何所克堪。則爲我定一默語之宜可也。素懷亦微有所尙。不能盡陳。略圖容隱。敬奉來教。比來所費已足。不復一一。專此覆請采生一兄撰安。弟式頓首。五月廿七日。

采兄如晤。久未接函。(昨始接信。係九月廿七所發。七日始到。太遲。)知蟲沙之變。正未有艾。無

處說起。淵弟中舉。必應有之事。明年會試若不改期。可望張通州之選也。楷弟得雋。與兄家譜誼第一。次然。香芹二兄之子。竟得解元。此事又可傲兄也。滄海橫流。科第世界。從此將變。我等猶斤斤較量邪。一笑。合肥督師。久合輿論。潼關一隘。專恃高賢。毋疑前數年杜老比哥舒之讖。則天下蒙福矣。鄂督來京。以徐世昌一奏而發。實則並無實在信置之處。此時尙未起程。交代其一端也。倭兵甚衆。其謀我已十餘年。而伺間一發。我之樞廷。招權納賄。酣舞恆歌。實有以召之。惟前敵諸軍。亦太無理矣。今則旣成燎原之勢。而中外仍卽以和了事。夫戰屈而求和。非和也。降也。彼有必勝之理。又何以受降爲哉。天意不可知。以人事卜之。殆無可倖者。越南事息後。弟屢言十年之後。禍發高麗。將不可支。今竟然耶。名山之約。如何可期。蓋丈隨便居住。自是天下公論。廷旨亦無可致詰。然以弟觀之。此才仍當爲世用。終不能享蕭閒之福也。督師何日起程。吾兄必同行。能便道一見否。萬感交集。言不能盡意。覆請台安。十月初三日。弟廷式頓首。容民并望致意。如行止。必望一函。并示住址。至要。淵弟已到否。念甚。覆試二等第四十名。

采兄如晤。穎兄住昌平已十五日。昨往看之。同遊明陵。歸途得讀賜書。曠若發矇。然詞意何抑塞也。世積人而成。秦漢以來風氣。至今日應掃地盡淨。此天意主持之。有能明其必然。生當其時。各行其當然。所以俯盡人職。因以默察天心。不逆不億。理固如是。莊生云。安常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極奇

偏可詫之事。以天眼觀之。亦常且順耳。豈足擾人神明哉。來信云。和議若成。便作梅福。如能飄然而去。所不與吾兄同之者。有如曠日。近作有夜坐絕句詩第五首云。五湖煙水非無意。未去難忘國士知。我誦宜陽舊詩句。治裝應待受降時。可謂言如符契矣。餘不一一。覆請撰安。容民均此致意。十二月朔日。弟廷式頓首。

采生大兄侍史。十四日別後。十五日琴莊出都。十七日想到津。未知已相見否。縹渺驚鴻影。恐未易捉摹也。譯書體例。當時謬列數條。事非可行。但能隨宜譯得數種。亦自可觀。必欲彙爲一書。政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裴矩賈耽於河口之北事果否舉辦。尙望示悉。津沽鐵路先開。然否。銀行一事。戶部聯銜封奏。前日遞上。朝旨尙未知如何。貴州主考。以經題（春秋）十有幾年漏寫有字。罰奉三月。此尙不足爲誤。聞沈子培云。延秋在閩。經題亦有誤字。以三老爺之精細。而轉失之粗疏。此不可解矣。俞蔭甫孫中第二名。此人未知何如。江南榜中第六名之姚文枬。曾到日本。聞於輿地之學甚精。如此旨主司。亦中得一二知名人。此顧亭林掣籤之說不誣也。比欲抄洋務書。祝盛甫告我云。每朝修實錄後。（自道光始。）有辦理夷務始末一書。書名係文廟欽定。三朝共三百卷許。稿本尙存軍機處。此書能抄出。真西域傳之長編也。又聞徐建寅有譯德國水師章程一書。曾抄呈北洋。未知今尙存否。我兄熟於掌故。何不集我朝二百年中外交涉之事。撰爲一書。其爲有益。豈獨徐夢莘而已哉。且近十年之成案。（

夷務)則北洋有之。不煩搜采之勞。檔冊已大備。此誠不朽之盛業也。又彭張諸人。擬善後策。未知可傳錄否。申報所刻不少。今時此等文字。亦不爲秘密矣。弟於十六日已遷居教場三條胡同。門書萍鄉文寓。寄信來時照書。當可收到。夜深不能詳盡。祇請大安。不一一。廷式頓首。廣東有來信否。念甚。

碧浪湖讌集。和郭筠仙侍郎韻。

我從萍川泛湘水。色然心爲山川起。高才凌替靈光存。再拜獨識鬢眉紫。乾文耀胸森有芒。勝氣煦物春初陽。掛冠五載夢安隱。每賦九辯悲微霜。高秋久晴足遐翫。綿邈四海舒一盼。澄觀龍虎雜蛙黽。拔擢杞梓到藜莧。小轡向山僧所傾。滄波環帶來無蹊。艸枯烟遠望不極。急雨忽送涼風淒。九州陰暄萬靈叫。大塊噫氣號無筭。老人默守天門雌。顧我搶攘媿年少。元龍數極黎民痛。天上大老需人扶。願公未要謀息壤。精金躍冶玉待沽。旁觀談謝我未識。何人得似江東鯽。侯生求魚志未衰。終有璜玉時相值。

長清道中

山川最是初秋好。日暖風輕稱袷衣。已過伏時河欲細。未經霜際樹猶肥。岸隴積石馬蹄碎。路轉隔林蟬響微。遮眼文書渾懶閱。柳陰陰處又斜暉。

江南春夜

萍蹤漂泊意蕭疎。不向文君問酒罇。一種江南春雨夜。絳箋銀蠟自鈔書。

道希。時戊子立冬。

小港觀梅詩。和樂初將軍。錄呈穗生大兄指正。

嶺南地氣暖。經冬盛草木。梅花尤瑰瑋。寒香滿巖谷。主人玉堂仙。相招訪雲麓。名芳才入耳。勝境若可矚。初遊如訪戴。興盡中道復。及其未搖落。不憚再三讀。儒雅推元戎。會合盡名宿。小子幸陪從。襟帶自清肅。川塗互十里。曠莽開平陸。舍舟涉前谿。隔嶺聞粉馥。擬昔英稍殘。玩餘意已足。猶勝桃花原。重來悵迷伏。娟娟怨遲暮。落落抱貞獨。春風不必待。清露爲誰沐。十年養高格。一晌供悅目。賞音幸見存。新詩寫冰玉。老筆含芬馨。名章洗繁縟。方今際承平。嘉會詠鳴鹿。公乎調羹手。將歸秉邦軸。他年憶南方。往往見篇牘。一如今懷鄉。風雪繫心曲。山水澹相對。賓從賢可錄。歲暮况多暇。夜遊當炳燭。胡爲聞管絃。深衷自根觸。折花寄遐想。論文美清淑。千秋登峴山。猶應慕芳躅。

廷式呈稿

代李義山七夕來時先有期

銀漢波濤有後期。隔簾殘釧響參差。特因仙使求靈棗。自闢齋廚煉石芝。青鳥西飛傳信密。燭龍東上怨行遲。雲娥月瑟殷勤意。却恐人間總不知。

昨歸夜不能寐。得詩二首。請我兄改之和之。并請諸君子和之。將來使我姓名牽連見於大集。是所願也。敢援西漢之言以請。此上采生大兄。式白。卽晨。

五律二首。奉贈采生大兄。并諗容民伯時巽之諸君子。錄請誨正。

華筵列明燭。並坐心悠悠。話舊頻移席。消寒數舉杯。元侯能禮士。幕府况多才。鬱鬱春陵卉。將爲知者開。

江介瞻周道。殷憂望遠圖。未沈河伯璧。空（以下原缺）

寄張鶴卿

鶴卿仁兄同年閣下。去歲曾發一函。諒久登覽。旋接韶關來信。又復一函。自此不聞消息者半年矣。十二月間又致梅生一函。敬詢起居。今春過上海。又聞之范侯。知吾兄當於三月間舉大事。又仍將全眷回合肥。此皆極要之着。自此之後。諸事聽其自然。可無一豪顧慮矣。瀕行之語。各在乃心。勉之而已。弟以事牽掣。不能千里赴葬。一盡知己之淚。悵望龍驤之聲。灑泣而已。近者淹滯京師。非其本意。因行費已盡。室人又病。不能卽行。窘迫之狀。非可言喻。然東坡詩云。稍留待其定。造化真可必。以此亦自無所恐也。和議已定。舉朝晏然。諸君謀身之善。何讓古人。可慨者。無以對閩江之戰士。關外之國殤而已。言路緘默。便如寒蟬。卽有一二欲言。亦祇模糊影響。令人悲吒也。相別未至一年。胸中鬱

韜。每思相見一吐。意氣何時復似曩日乎。願吾兄善養恆幹。捐棄舊疾。他日發揮光明。必有為靖達公
 一抒積憤者。非獨舊日暮僚盼之而已。梅老近日在常州否。巽之聞欲就袁子九聘。未知確否。露亭丁憂
 。日內未知出京否。前一弔之。聞尚未定意見也。晦若淹留四川。景况可憐。陸二少爺想揚揚做官去矣
 。此人做官必係得意也。王升知我住處。務望不遺在遠。時賜以書。藉知消息。至禱至禱。書不盡言。
 祇請禮安。弟廷式頓首。闔潭均祉。五月廿六日。

忍寒零拾

鐘公

友人徐漢秋先生。頃以鄭叔問先生致其西席書數通。自吳門見寄。其一云。一藜舫仁兄先生侍史
 。昨竟日未辱惠臨。懸盼已極。想因雨阻。皆非己出。昨與夫。未能敬送。此心闕然。小兒正在求其
 放。心之際。近作稍有可觀者。詳考之。或此等虛題未易著手。此後仍乞以論人論事命題。俾免枯
 句。通。不。知。其。所。學。何。事。者。實。深。灼。焦。之。或。此。等。虛。題。未。易。著。手。此。後。仍。乞。以。論。人。論。事。命。題。俾。免。枯
 窘。並。切。求。及。時。嚴。課。令。其。多。讀。古。文。之。熟。誦。四。子。書。及。史。略。諸。要。件。即。函。丈。為。之。改。本。亦。須。俾。免。枯
 習。小。兒。明。白。於。心。所。用。典。語。必。使。之。字。得。其。解。庶。無。囫。圇。吞。棗。之。弊。昔。人。所。謂。讀。書。不。放。一。字。過。也
 於。學。徒。既。不。善。學。又。不。善。問。以。中。人。之。資。其。解。庶。無。囫。圇。吞。棗。之。弊。昔。人。所。謂。讀。書。不。放。一。字。過。也
 甚。非。徒。上。語。下。道。近。屢。論。小。兒。或。改。本。典。故。務。留。置。備。覽。而。始。終。忘。卻。不。知。所。謂。敬。道。安。諄。誨
 令。將。課。草。全。留。不。得。棄。置。此。見。老。輩。課。子。之。嚴。察。以。規。進。退。是。所。至。禱。勿。勿。倚。裝。敬。道。安。諄。誨
 弟。白。疏。令。八。日。一。於。此。見。老。輩。課。子。之。嚴。察。以。規。進。退。是。所。至。禱。勿。勿。倚。裝。敬。道。安。諄。誨
 讀。此。書。令。人。有。淵。明。責。子。詩。之。感。也。

新序校釋卷第一

會稽石光瑛

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列說苑前。宋時亡二十卷。宋志止題十卷。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宋本二十二字。作一行寫。以後每卷皆如此。通行本刊落此行。意林本題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河平陽朔皆成帝年號。陽朔元年、即河平四年之明年。意向此書本于河平四年表上。後因續有修正。至明年陽朔改元二月、始奏進之。標題不同。或由于此。然意林所題、實有謬誤。漢書劉向傳。宣帝朝爲諫大夫。元帝擢給事中。成帝初、郎中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乃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則當奏進此書時。向已爲光祿大夫。不應仍稱諫大夫。誤一。漢書諫大夫在武帝元狩五年。初無諫議大夫之號。誤二。漢百官公卿表。奉常、大司農、少府、水衡都尉、內史、屬官。均有都水之名。劉攽謂都水官處處有之。是也。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言三輔皆有。則三輔外先有可知。今泛稱都水使者。究爲何屬之都水乎。殺輓不明。莫此爲甚。誤三。總此三誤。疑意林此題。或出妄人增益。未必馬總原書如此。觀其上言下、綴以曲彌高者和彌寡一條。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一條。全是不知文義者所爲。可知此

標題不足據矣。云二月癸卯者。箸進書之日也。護、領護也。云左都水使者者。箸其爲三輔屬官也。三輔者。右內史更名京兆尹。(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尉更名右扶風。主爵中尉、秦官。漢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併左馮翊爲三。左、左馮翊也。漢表。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都水。如淳注百官表云。律都水治渠隄水門。蘇林注劉向傳云。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此都水之義。何焯云。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案何說甚誤。漢制郡有都水官。令長及丞。秩皆如縣道。見續漢志。又云。凡郡縣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此設之外郡。前漢遙屬於司農。而東京改隸郡國。是都水之官。內外有之。劉敞所謂處處皆有者。豈得謂治都內之水。故名都水乎。都者、統詞。都水、謂統治所在之處之水利。非謂都內之水。云光祿大夫者。續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惟詔命所使。漢表。大夫掌論議。郎中令屬官。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是諸大夫中惟光祿獨尊。奉秩視它大夫爲優。劉敞曰。表言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則中大夫舊小於太中。秩無二千石。故言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也。劉說近是。續志又云。凡諸

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後漢無員。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新序陽朔元年上。說苑鴻嘉四年上。是鼂所據本。已有此題。與今本悉同。故今仍之。以存宋刻之舊。今所據卽以宋刻爲主。有不合。卽改而從是。並記異同於注。以資討究焉。

雜事

云雜事者。不專屬於一類之事。本書標題。若刺奢、節士、義勇、善謀、事類繁重。可別爲一篇。餘則博采傳記。人非一時。事非一類。大要以悟主安國。因事內誨爲歸。故名雜事。漢書本傳曰。向采傳記行事。箸新序說苑凡五十篇。（新序二十篇。說苑二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沈欽韓謂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上民間書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瀾。除去複重。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爲訂正。非創自向也。沈說近是。（見所箸漢書疏證。）但書雖非向造。而棄取刪定。皆出向一人手。其反復啓沃。積誠悟主之心。千載下猶可窺見。其編訂之大義。亦具有終始。非徒以掇拾爲博也。所采中祕家藏民間之書非一種。故名曰雜。且本因舊名也。此皆雜事之義之可考者。本書原名新事。奏進時改用今名。開章明義。以孝爲先。繼又由孝而推論仁道。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豈不然乎。由此觀之。編次之本意

。隱則夫論語。非苟焉已也。各本標題下有第一第二等字。宋本無。今從宋本。所以者何。本書原本三十卷。今存十卷。所存未必即前之十卷。則第一第二之號。無當於原書之目次也。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

舜爲大孝之聖人。書以舜開端。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意也。舜者五帝之一。姚姓。號爲重華。國號有虞氏。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殂。都蒲阪。葬安邑鳴條。或以重華爲舜名者。非也。重華之稱。與放勳文命同。堯舜禹爲名。放勳重華文命爲號。號者、後人紀其功業。就其行事而加以贊美。周代諡法之所從出也。鄭注釋舜爲充。張晏注史因之。並引白虎通義獨斷以堯舜爲諡之說。前乎此者。董子春秋繁露。已以顓頊堯舜皆諡。其說悉不足據。僞孔安國書傳釋重華云。言其光華重合於堯。不以爲名。又謂堯舜禹皆名。僞孔雖淺陋。而是說必本古文家舊訓。何以明之。尙書師錫帝曰。有鏠在下曰虞舜。此君前臣名之詞。若舜非名。四岳不得舉其號。一也。格汝舜。格汝禹。來禹。皆名臣下之詞。二也。今文家說舜者、僞僞。言推行堯道。(白虎通義號篇)又曰。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風俗通義引尙書大傳。案傳上文、堯者、高也、饒也。皆以聲音通訓詁。推與舜音義皆遠。當據太平御覽引作準字。今風俗通義。淺人據白虎通義文改之。)舜之義既

爲推行堯道。率循堯緒。則當在攝位之後。何四岳薦舉時。方有鯀在下。而已稱爲虞舜乎。（高誘注淮南云。受禪成功曰禹。裴駟注史記襲之、非也。伯禹作司空。豈有受禪成功之事乎。）史臣追紀之法。亦不如是。三也。白虎通義諡篇。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馬融書注本之。無論太古有號無諡。見史記秦始皇紀。死諡周道。古者死無諡。見禮記。卽云以生號爲死諡。則諡卽號也。仍難解於有鯀在下、曰虞舜之說。況古人少二名乎。四也。堯典釋文引馬融注。俗儒以湯爲諡、或爲號。言諡近之。名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又云。禹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據此。則馬未見諡有禹名。故爲疑詞。使古籍果有諡禹之文。馬不當言未見。今書大傳白虎通義之說。豈好事者依附馬注而駢之乎。五也。說文。舜、革也。禹、蟲也。皆無諡義。諡亦何取乎是。故國策言吾所賢者堯舜。堯舜名。可見以堯舜爲名。乃漢以前舊說。最古之誼。（孟子引書放勳乃殂落。趙岐注亦以放勳爲堯號。）六也。後人所以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三聖之名者。爲其出於史記。不知古人文字簡質。其所云名卽號也。故帝堯紀云。帝堯者放勳。使放勳爲堯名。豈得遺名曰二字乎。蓋謂堯卽放勳。猶各史紀傳先名後字之例也。（王鳴盛尙書後案謂史記脫名曰二字。非。）雖騷經說重華而敝詞。與尙書放勳乃殂落。皆舉其微號言。（今尙書作帝乃殂落。疑姚方輿所改。白虎通義引正與孟子同。）使放勳果名。作書者豈得直斥之於乃殂落後乎。周書諡法解注云。名謂號諡。此解最通。孟子、名之曰幽厲。謂諡之名也。（古

名與命通。猶云命爲幽厲。後儒拘於史記名曰之文。遂不得其解。惟鄭注書序有虞氏舜名一語爲得之。《尚書疏引》言舜則堯禹皆同。文不具耳。而注尚書中候又云。重華舜名者。鄭君先通今文。今文家師說相傳云然。故中庸注亦有舜之言充之說。後注古文尚書。乃改棄舊說耳。《唐邱光庭兼明書卷一》有論放勳重華文命非名一條。義據深通。文繁不引。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以放勳重華文命爲號。殊有卓見。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三聖之氏。說近臆斷。至僞孔傳雖本舊說。謂堯舜禹爲名。然於尚書以重華文命屬下爲句。則又非是矣。史記以舜爲顓頊七世孫。本於大戴禮記。書闕有間。已難徵信。呂子當染篇高誘注云。舜、顓頊五世之孫。又與史異。不知何據。禮記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顓頊傳二十世。《詩生民》、左氏文十八傳疏俱引作九世。是。《帝嚳傳》十世。《左疏》引作八世。安得舜與顓頊止七世五世乎。古事茫昧。此等皆不可據。漢書古今人表。帝舜有虞氏。列第一等上上聖人。孟子公孫丑上篇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是舜嘗爲耕稼陶漁之證也。孝、孝父母。友、友昆弟。下文所陳是也。

父瞽、頑。

瞽叟父曰蟠牛。生帝舜。漢表作鼓叟。列八等。瞽从鼓聲。叟从叟聲。通字。僞孔書傳云。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時人謂之瞽。配字曰叟。此說非也。梁玉繩曰。堯典瞽子。五帝紀作盲者子。故路史

後紀十二備天膏。又呂氏春秋古樂言鞀變爲琴并五弦之瑟。作十五絃。皆無目之論。而鞀與眡同義。似當作眡爲是。帝繫、五帝紀、世表、墨子非儒、呂氏古樂、皆作眡。（原注。漢書律曆志下同。）此表作窆。或以古文示意與。（人表考卷八）梁說亦非。呂書所云改定瑟制。非無目者所能。何反以爲無目之論。眡眡通字。窆爲古文。有何分別。乃妄生是非。謂班氏以古文示意。真郢書燕說矣。蔡氏雲清白士集校補云。舜父雖頑。然書稱允若。孟子亦言底豫。非終於頑者。昔讀孟子從而揜之句。以爲俟其出而後揜。窆有不忍殺子之心。趙注全非。獨旋从階下之說爲可取。蓋亦俟其下而後焚。想見當時倉卒彌縫之苦。特制于鬻妻傲子。而不克整其綱。是則所謂頑耳。尊箸校呂。鞀眡有功堯樂。不得爲頑。卓識名論也。又案焚廩揜井。非無目人所能。感動夔夔齊粟之容。亦非以意推測而能感動也。蓋古時命名。不忘隱疾。否則爲玄冥師者名昧。豈亦目不別五色之章乎。以上蔡說。解孟子不合經意。出從而揜之之出字。敘事詞也。蔡謂鞀窆俟其出而後揜。失之。解焚廩亦近臆斷。其謂古人命名。不忘隱疾。是已。而論鞀窆則不堵。蓋鞀窆乃官名。非人名。汪氏中之說最當。其言曰。舜之父見于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眡。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鞀矐。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矐矐。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矐無違命。然則鞀之掌樂。

罔世官而宿其業。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原注。質當爲夔。）乃以麋置於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夔乃拊五絃之瑟。作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拊瞽夔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汪氏之言。邛爲通達。若僞孔謂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瞽。配字曰瞽。則瞽瞍乃惡名。而僞禹謨以是直斥天子之父。無是理矣。近李慈銘謂虞幕協風成樂。蓋始受封於虞。而世掌樂官。故呂氏古樂篇云。帝堯立。瞽夔乃拊五絃之瑟。作爲十五絃之瑟。是瞽夔亦爲堯掌樂。而世嗣封於虞。故左傳云。自幕至于瞽夔無違命。而堯典稱舜曰虞舜。又二女之降自嫫于虞。明爲虞君之子也。（原注。近人王崧說緯。辨舜爲有虞國君之子。其說甚詳。）瞽夔非無目之人。亦非庶人。後以聽後妻言。遂憎舜而逐之。此如尹吉甫之賢。亦有伯奇之放。嗣終感舜而底豫允若。始終皆無失德。故亦云無違命也。史記云。五世爲庶人。又云。盲者子。蓋嘗闕。因舜往于田。及發于畎畝之中等語。而疑其世爲庶人。因瞽子之語。而誤以爲盲者子。似亦不免傳會。（樵野聖解齋日記已集。）光瑛案汪蔡李三家。均不主盲目之說。蔡李甚爲瞽夔申辨。李氏據左傳無違命一語。以證其說。較蔡爲優。惟謂瞽夔爲虞國之君。援堯典虞舜嬪于虞之文。左成其

義。則似是而未必確。蓋舜耕稼陶漁。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游。明見孟子。固不得爲國君之子。不但于田號泣、發畎畝中二事。可爲反證已也。然則書何以稱虞舜及嬪虞。曰。此殆瞽叟之先封虞。後失國。乃入爲堯官。故史記有五世庶人之說。云五世。則先代爲有國之君。史公已明告讀者。後人讀書未細。不詳其言耳。李氏亦知舜爲國君之子。則于田諸說。于理難通。故援尹吉甫事。而有逐舜之說。以爲此皆舜被逐後事。不知伯奇被讒放逐。詩人歌之。史傳書之。故後代無異詞。若舜被逐。有何據乎。況旣逐矣。而捐階焚廩諸事。又非異室者所能有。適足爲未被逐之據乎。李氏謂汪說未足深據。（見受禮廬日記辛集內）予則謂李說多間隙。不如汪氏之完善。故今參校衆家。斷从汪說。僞孔之傳。亦並著其失云。

母孺。

舜母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于姚虛。見潛夫論、易繫辭疏、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此母乃舜之後母。別一人也。其名不詳。必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韓非子忠孝篇云。瞽瞍乃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韓非之謬。敢於誣聖如此。

及弟象傲。

象、瞽叟後妻子。（史記五帝紀。）舜之弟。後封有庠。水經滌水注。象謂之鼻天子。鼻庠通用。漢

書鄒陽傳作卑。漢表列八等。

皆下愚不移。

論語陽貨篇。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集解引僞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是不移二字。兼愚知言之。此引傳屬愚言。斷章取義。今人遂有以此四字爲愚人專名者矣。

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

書堯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也。

瞽瞍與象爲浚廩塗井之謀。欲以殺舜。

孟子萬章篇。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拊之。趙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案完廩此作浚廩。說文。完、全也。左氏傳曰。繕完葺牆。完與繕葺同義。說文。尙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尙而取之。故謂之尙。從入。象屋形。中有戶牖。今字作廩。倉、穀臧也。倉皇取而臧之。故謂之尙。呂氏季春紀注。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注。方曰廩。是倉廩義同。釋名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說文本部。梯、木階也。此皆可證趙義。說文又云。捐、棄也。棄去聲轉義近。趙又訓爲旋。

捐旋音近。爾疋釋器。環謂之捐。環者遠也。旋亦遠也。此以聲取義者也。史記五帝紀云。堯乃賜舜絲與琴。爲築倉廩。子牛羊。瞽瞍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鵠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它井出去也。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無鳥工等語。焦循孟子正義。謂飛出、卽趙注所謂旋。然事涉荒誕不足據。或言從而拚之。乃瞽叟不忍殺子之心。是不然。孟子敘此句于出字之下。蓋一方敘舜之出。一方敘瞽叟之拚。非謂俟其出而後拚之也。玩上文兩使字。明著叟爲主謀。曰瞽瞍焚廩。則躬親加害。爰書早定。何得未減乎。或又言本書浚廩塗井。當作塗廩浚井。則通史亦有滌廩之說。滌浚義近。便文互併。不必深泥。(塗亦俗字。當作涂。)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云。焚廩拚井之事。有無不可知。疑戰國人妄造。卽有之。亦非在妻二女之後。新序雜事以耕稼陶漁及井廩事在未爲天子時。論衡吉諫篇謂事在舜未逢堯時。蓋近之矣。不然。四岳薦舜。何以言格。伯益贊禹。何以併允若乎。此萬章隨俗之誤。孟子未及辯。而史公相承不察爾。宋司馬光史刻、程子遺書、洪邁容齋三筆。及古史、大紀、路史發揮、通鑑前編、俱糾其謬。獨太原閻氏若璩撰尙書古文疏證。與

四書釋地又續。力主孟子史記。以爲萬章斷非傳聞。馬遷斷非無據。實由瞽象頑傲。舜既娶之後。猶欲殺之。而分其室。甚且以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爲古舜典之文。豈非安排衆論。好逞胸臆者乎。〔卷一〕以上梁說。亦似有見。惟據列女傳二女教舜云云。雖事不可信。足證相傳舊說。皆謂此事在娶二女後也。益贊之辭。出僞古文。誤讀允若爲句。〔趙注以允字句絕。〕文義已乖。胡可深據。四岳格姦之語。並非威格之義。孟子言告則不得娶。又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可見二女下降。娶之頑德。無改於初。梁氏所駁。未足以服閻氏。竊謂古事荒遠難徵。姑據經傳所言。從而明之可耳。舜孝益篤。

篤當作管。謹厚也。史記五帝紀。舜父瞽叟盲。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是其事也。

出田則號泣。

孟子萬章篇。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史記屈原傳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卽舜號泣呼天之意。趙岐注謂在耕歷山時。是也。說文号部。號嘯也。口部。嘯號也。〔从段本作嘯。今本作呼。二字義別。〕爾疋釋言曰。號、嘯也。譁、呼、皆嘯之段借字。段玉裁曰。嘯号聲高。故从号。虎嘯聲厲。故从虎。

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孟子告子篇、引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趙注。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忘。稱曰孝之至矣。嬰兒、小兒也。案慕止於五十。或五十以後。瞽叟歿矣。孟子萬章篇又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禮記檀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故耕於歷山。

孟子尚賢中。古者舜耕歷山。畢沅曰。史記集解。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媪納二水出焉。一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云。歷山在涉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甯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虛。云生舜處也。及媪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說各不同。光瑛案諸說當以鄭注在河東爲長。史記上文云。舜、冀州之人也。蒲州河東縣。本屬冀州。正義引宋永初山川記云。蒲阪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

。是其證也。括地志稱河東雷首山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惟歷山有舜井。是舜所耕之歷山。在河東明矣。孫星衍獨信歷山在濮州之說。見所爲括地志序。非確論也。

歷山之耕者讓畔。

韓非子難一篇。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畎畝正。（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期年而耕者讓畔。史記正義引韓子文。山字誤作云。）淮南子原道云。舜耕歷山。田者爭處磽确。以肥饒相讓。

陶於河濱。

呂氏慎人篇。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墨子尚賢中篇。濱作瀕。案說文無濱字。類部。類、水厓人所賓附也。詩召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瀕今濱。是瀕濱古今字。毛詩、南澗之濱。宋書何尚之傳引作瀕。類本水厓。故有近義。引申之。訓比、訓數。本無二字。今人分類類爲二。謬也。畢沅曰。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案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案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光瑛案韓子難一云。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此以河濱爲舜所漁之地。陶在東夷。與史記墨子及本書均異。

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

史記集解引音義音游甫反。駟謂窳、病也。正義曰。苦讀如窳。音古。窳、麤也。窳音庾。案荀子王制篇。辨其功苦。楊涼注。苦謂濫惡者。引國語齊語韋注云。功堅苦脆也。荀子它篇文多作楛。如勸學云。問楛者勿告也。疆國云。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富國云。芒輒慢楛。榮辱云。其定取舍楛慢。議兵云。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王霸云。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天論云。楛傷耕稼。字皆作楛。注或云麤惡濫惡。或云不堅固。或兼訓之。其意一也。史記匈奴傳。不備苦惡。集解引宏嗣云。苦猶麤也。蓋苦楛字同。又讀爲王事靡盬之盬。周禮典絲注。苦卽麤盬也。又周禮酒正注作功沽。賈疏。惡者爲沽。論語沽酒市脯。義亦如此。四字並音近通用。

漁於雷澤。

史記五帝紀墨子尙賢中同。畢沅曰。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於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穫。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澗渠。東逕濩澤

。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於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並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它書作雷澤者不同。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嵯峨山下。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光瑛案王說是。墨作濩澤。韓子言漁河濱。皆傳聞之異。風俗通義山澤篇引韓詩內傳。舜漁雷澤。在濟陰成陽縣。鄭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書地理志略同。蓋鄭君說本韓詩。中壘亦治韓學者也。（中壘兼通魯韓詩。近人或以爲專治魯者、非也。詳予箸意原堂日記。）至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皋陶釣於雷澤兮。則以舜事誤爲皋陶。文章家信手掇拾。殊不足爲典要。雷澤之漁者分均。

史記五帝紀作雷澤之人皆讓居。敘在河瀨前。與此不同。分均、所得之魚。分之甚均平也。莊子胠篋篇云。分均、仁也。史記陳丞相世家曰。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

東方白夷。南方曰蠻。（禮記王制。）逕循來服。感其教化也。天下、指域中。由內而及外。言蠻夷

、則西戎北狄賅之矣。率、說文作逡。先道也。段玉裁注云。道、今之導字。有先導之者。乃有循而
行者。此引申之義。案經典逡循字多作率。古文省借字。

北發。

文選漢武帝詔。北發渠搜。注、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善曰。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來
服。案善所引見少閒篇。盧辯注。北發、北狄地名。漢書顏注引孔子三朝記。南撫交趾。北發渠搜。
則以北發南撫對文。不云國名。然少閒篇。南撫交趾。罔不率俾。五帝德篇。南撫、交趾、大教、鮮
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當作北發山戎。）息慎、東長、烏夷、羽民、則南撫亦當爲國名。且
皆不與北發爲對也。周書王會解北發作發人。以其國在北。故諸書多作北發。本書十卷王恢論擊匈奴
云。北發月氏。可得而臣。則北發之爲國名審矣。（互詳十卷注。）然諸書中亦有以方隅對舉者。如
荀子王霸篇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
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南撫交趾。
北中幽都。以上所舉諸文。皆以方隅對舉。但文勢與此不同。不可因此據謂北發南撫爲非國名。

渠搜。

史記五帝本紀曰。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字作廩。漢書地理志作叟。列子周穆王篇。馳驅千里。

至於巨蒐。巨蒐卽渠搜。皆聲近通用。（師古曰。叟讀若搜。）馬融曰。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莖者。皆西戎也。王鳴盛曰。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鮑犬。孔鼂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是也。釋文以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當之。非。王先謙曰。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鑿汗國都蔥領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光瑛案王說是也。水經河水云。河水屈南過五原西安縣南。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北。卽此漢志朔方郡之渠搜。在今陝西懷遠縣北番界中。此渠搜爲西域之國。不當屬北方。足徵上文北發是國名矣。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謂新序雜事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是承武帝制策之誤。以南北爲方隅對待之僞。豈知武帝制策。亦以北發南撫爲國名。觀渠搜不在北方可證。錢氏知北發爲北方之國。而未審南撫亦爲南方之國。故以制策及本書爲誤。是知二五、不知一十也。辯詳南撫注中。

南撫。

南撫國名。詳上北發注。漢書武帝紀。北發渠搜。顏注云。北發非國名也。言北卽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錢大昕駁之云。大戴禮記少閒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之文。凡四見。而南撫交趾僅一見。文不相屬。則非以南北對舉明矣。師古以發爲徵召。誤亦有因。公孫宏傳載元光五年制詞。有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之語。明以南北相對。然此實制詞之誤。平津對策。略而不言。蓋知其誤。而不欲訟言

之耳。渠搜西戎之國。以爲北方。亦未通於地理。又注云。新序雜事亦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又承制策之誤。案錢氏知北發爲國名。而不知南撫亦同爲國名。但見制策及本書二句對舉。故以爲誤。不思渠搜在西戎。不屬北方。則北發之北。非方隅名稱可知。雖對舉何害其爲國名哉。五帝德篇。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羽民、彙列四方國名。諸國不皆屬南方。則南撫二字。不足以統之。非國名而何。況呂氏春秋任數篇注。南撫南極之國。高誘固明言之。而史記索隱猥謂北發當作北戶。南方地名。小司馬不知北發南撫同爲國名。謬以南方之北戶爲北發。改易史文。增加西北諸字。又云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則誤認南撫之撫字。爲撫綏之義。與錢氏正同。宜其說之格格不入矣。

交趾。

交趾漢郡交州。今安南國交州府西。趾趾字通。凡足止字當作止。基趾字作趾。趾趾皆後起字。

莫不慕義。麟鳳在郊。

禮記禮運。鳳凰麒麟。皆在郊禴。說文鹿部。麒麟、仁獸也。麒麟二字各本無。段本依初學記補。

（麋身牛尾一角。）（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馬身牛尾肉角。）麋下云。牝麋也。又麟下云。大牡鹿也。此別一義。經典多段麟爲麋。又鳥部。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麋前鹿後。蛇頸魚尾。龍

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翺四海之外。過昆侖。(今本作崑崙。非。)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翮。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麟、亦古文鳳。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對文。若椒文通稱鳳。猶說文云牝曰麇。則牡是麒可知。而椒文止稱麟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列胎。不破卵。則出郊。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游其園。(御覽八百八十九引。)漢書終軍傳。從上秀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然則麟之來。爲四夷歸附之應。故承上莫不慕義言。與春秋感精符之說合。說文紀鳳之象。本韓詩外傳。(其詞甚繁。茲不引。)又論語摘襄聖云。鳳有六像。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卽都。知我者惟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注。緯、五緯也。度、天度數也。周當作朱。采色好也。戶、所由出入。陰陽出入亦閉戶。善哉、應天下興平也。賀世、慶賀於時也。黃帝中通理者也。鳳遇亂則潛居夷狄也。(御覽九百一十五引。)此與外傳

文互有出入。可藉以參證。孝經援神契曰。王者慕至鳥獸。則鳳凰翔。又鈞命決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引俱同上。）尤與本書所言之旨相合。尙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尙書帝諡曰。舜受終。赤鳳來儀。尙書中候曰。帝舜云。朕惟不父。百獸鳳晨。（引同上。）今文尙書皋陶謨篇。（今本作益稷。）鳳皇來儀。皆舜時鳳至之事、可徵見者也。爾疋曰。邑外謂之郊。言郊則近地可知。言感應之合也。

故孔子曰。

孔子至聖。漢表列一等上上。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孝經感應章文。光四海。禮記所謂推而放之東西南北海而準者也。

舜之謂也。

依文勢。此處當截爲一段。以下提行作別段。但各本俱連合不分。下文敘孔子事。亦以孝字提頭。意原一母。（貫字去貝）今姑仍之。不敢專輒改古書也。以孝弟開端。全書大義要旨所在。猶論語言孝弟爲仁之本也。

（未完）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掲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任便
- 六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冊八元)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冊	四十八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全年十二冊	九十六元	一百廿元	二百元

同聲月刊 第三卷 第八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廣告刊例

等次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封面裏及底封面	三百元	一百五十元	八十元
優等	正文前	二百元	一百元	六十元
頭等	正文後	一百五十元	八十元	四十元

中央儲備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CENTRE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二
二二二一
二二五四
一〇一
二二三五
二二五八

上海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分行電話 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部轉接)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 二、代理全國銀行準備金之管理
- 三、代理地方公庫
- 四、代理政府存款及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利息
- 五、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利息
- 六、代理銀行承兌票及國內匯票及期票之重貼現
- 七、買賣國內外支付之匯票
- 八、買賣國內外股實銀行
- 九、之即期匯票支票或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
-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
-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代理政府委託之信託業務
-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無湖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常熟辦事處 行址：老縣場
無錫辦事處 行址：北門大街
南通辦事處 行址：西大街
揚州辦事處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